

新  
小  
說



號 捌 第 年 貳 第

(號 拾 貳 第 原)

# 奇情小說 電術奇譚

人之有情真諸先天與此身相存亡者也無論爲忠孝節義爲姦淫邪盜莫不根之於情其所以分善惡之途者特邪正之用不同耳此書所記鳳美之眷戀仲達不過一點私情耳然觀其暗隨情人遠度重洋時何等冒險韶安相遇時何等委婉相失相念時何等悲苦放鎗復仇時何等激烈一女子耳而演出如許活劇雖是寫情小說而較諸徒寫淫啼浪哭者真有霄壤之殊也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總發行所 橫濱新民社



# 新小說第貳年第一捌號目錄

## ●圖畫

瓜哇茂勿之孖人

亞美利加之孖人

##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七回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

國●第十八回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

張弘範●第十九回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

唐玉潛盜骨

##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三十回試開草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

編者●第三十一回論江湖揭破偽術 小勾留驚

目錄

(原第二十號)

遇故人●第三十二回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豁眼

界北里試嬉遊

## ●社會小說

八一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二十七回二道旨調去兩廣督 十萬金再沈九

命冤●第二十八回大做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傳

來警信頓教胆戰心驚

## ●社會小說

九七

黃繡球

頤瑣述

第十六回敲糖鑼王老娘說書 擬圖額黃通理勸

學●第十七回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

次做壽

## ●劄記小說

一二三

知新室新譯叢

知新室主人譯述

一

井言●頑童●傘●演說●以廳為戲●魚溺

●傳奇小說……………一三一

愛國魂傳奇

川南筱波山人著

第二齣勤王

●劇 本……………一三五

班定遠平西域

曼殊室主人度曲

第三幕平虜●第四幕上書

●雜 錄……………一四五

新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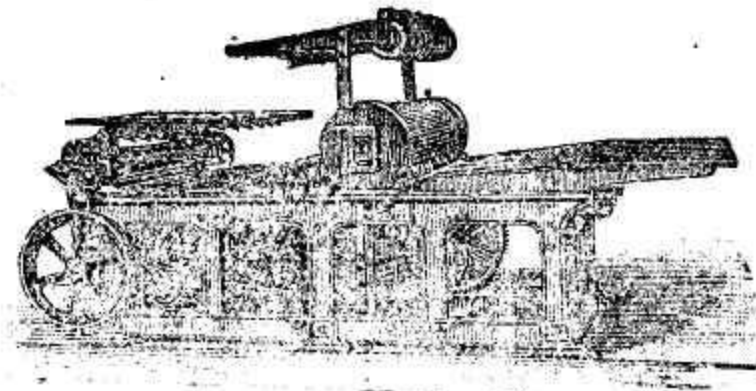
則 涓

某貴族●裴景福●試父●鐵良●裴景福保險●

堂上親供

●附 錄……………一四九

小說叢話



瓜哇茂勿之孖人



亞美利加之孖人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却說程九疇、宗仁、胡仇，看見金奎等一衆穿了孝服，迎下山來，都不免吃了一驚。胡仇頭一個性急，連忙加上一鞭，走到碼頭相近，便滾鞍下馬，不及寒暄，先問沒了甚人。金奎也下馬道：「且到山上去說。」遂向前與胡九疇廝見，又與宗仁見過，人數重新上馬登山。宗仁留心看時，一路上的情形，大爲改觀了。道路也修好了，樹木也葱鬱了。山坳內房屋又添了許多了。一路觀看上山，到了攘夷會門前下馬，相讓入內，只見大堂之上，也盡都掛了孝。宗仁便問沒了甚人。岳忠道：「三位還未得知。今上皇帝龍馭上賓了。一句話只嚇的程九疇面如土色。忙問是幾時得的信。岳忠道：是前天得的信。九疇不及多問，搶步到了大堂上面，看見當中供着御靈，便當先哭臨了。衆人也隨班行過禮。岳忠、金奎纔讓三人到左壁廂的三間大廳上叙坐。九疇方纔細問情由。岳忠道：自從宗、胡兩位去

後不多兩天。有十多個韃子。販了五百匹馬。在嶺下經過。被我們捉住。得了馬匹。考驗起來。可喜都是些上好的馬。因此就立了一個馬探部。選了精細的兵士。分投探事。隨時飛報。此時派在外面探事的有二百起。所以外面信息甚是靈通。三天五天。總有各路的信息報到。這個警報。還是三天以前報到的。據報說。去年十一月。元將劉深。起了大兵來寇淺水灣。行在張世傑竭力抵擋。爭奈韃兵勢大。支持不住。只得率領殘兵。奉了御駕。向秀山進發。走到井澳。遇了大風。損壞了御舟。左右侍衛。與及皇上。盡皆落水。幸得張世傑懸下了重賞。衆兵丁一齊疊水施救。方纔救起。從此就得了個慢驚的毛病。劉深那厮。又追將過來。只得帶着病逃到謝女峽。陳宜中丞相。見勢頭不好。說是到占城國借兵。帶了十多號船去了。直到此時。不見回來。到得今年四月。便駕崩了。當下一衆大臣。都要散去。幸得陸秀夫慷慨說道。大行皇帝雖然上賓。廣王乃度宗皇帝之子。現在軍中。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絕

中國。何嘗不可據此恢復。說得衆人應允。方纔奉了廣王即皇帝位。上太行皇帝廟號。爲端宗。宗仁道。文丞相此刻在何處。不知可曾探得。岳忠道。文丞相初出兵時。聲勢極大。首先復了梅州。張世傑克復了潮州。陳瓚克復了興化軍。一時韃兵喪胆。廣東制置使張鎮孫也乘勢克復了廣州。於是吉安贛州一帶。盡行克復。大兵會於會昌縣。張世傑一路也乘勢攻打泉州。克復邵武軍。招降了海盜陳弔眼。許夫人。兵勢也不弱。後來韃子那邊。來了一員賊將。叫做甚麼李恒。帶了一枝韃兵。探得文丞相在興國縣。便輕騎前來襲擊。文丞相不曾提備。敗了一陣。打聽得鄒淵在永豐縣。有數萬兵士。便打算到那裡去。誰知永豐先被韃兵攻下了。文丞相率領殘兵。走到石嶺地方。人困馬乏。走不動了。便分付且割下行營。略爲憩息。誰知李恒追兵已到。衆兵士喘息方定。那裡還敢接戰。只得拔隊先行。副將宗信。帶領五百名兵士斷後。等李恒兵到。便揮兵殺回。直殺入韃兵陣內。左冲右突了一回。後又殺將出來。李恆見他以寡敵衆。勇氣百



倍。疑有伏兵。不敢追趕。宗信殺出來後。就在山坡前割住小歇。韃兵此時。四面圍將過來。用強弓硬弩。一陣亂射。可憐宗將軍和五百兵士。同時殉國了。宗仁聽得。不免淒然下淚。岳忠又道。李恆既射殺了斷後兵。便一路掩殺過來。追到空阬地方。我家兵盡行潰散。趙時賞被韃兵捉住。問他是何人。他便冒充了文丞相。李恆信了他。文丞相方纔得脫。一路招集殘兵。在海豐縣割住了幾時。此時聞得出駐在麗江浦。覷便要圖克復廣州。宗仁道。怎麼廣州又陷了麼。岳忠道。豈但廣州。興化軍。及潮州都陷了。韃兵破興化軍時。憐陳瓚不肯投降。把他分屍數段。殺得百姓血流成河。潮州是殺得雞犬不留。說來也是可慘。當下各人嘆息一番。程九疇傷感之下。便得了個怔忡之症。不能起行。宗仁聽得兄弟宗信殉了國難。也是十分傷感。因此得病。都就閣下來。只得暫住幾天。再定行止。忽然一天馬探回來報說。都統凌震。又克復了廣州。胡仇聽得。便對衆人說道。此刻程宗二位。都生病在此。不能復命。不如我到廣東走一次。順便打探軍



五

情如何。衆人都道如此甚好。胡仇即日結束停當。背了行李。騎馬下山。向廣東進發。一路上。晷行夜宿。只覺得景物都非不勝。禾黍。故宮之感。越過了福建界。到了廣東地方。直向廣州進發。說不盡那兵荒馬亂情形。真是令人傷心慘目。到得廣州。與凌震相見。方知廣王即位後。改元祥興。就以今年景炎三年。改爲祥興元年。升廣州爲祥興府。先帝崩於礪州。此時陸秀夫張世傑奉祥興皇帝。遷至新會之厓山。此時計程。還在路上。胡仇得了此信。便問凌震討了一號海船。沿路迎將上去。走到新會地方。恰與大隊兵艦相遇。胡仇叫把船攏近。先問了張世傑坐船。駛得兩舷切近。便使人通名求見。世傑忙叫快請。胡仇跨過船來。相見已畢。便訴說一切。世傑不勝切齒道。我若不雪此仇。誓與此舟同沈。於是帶了胡仇。到楊太妃御舟復命。太妃說胡仇奏說一切。也是無可如何。只說得一聲卿且退去歇息。世傑又引到祥興皇帝御舟。上得船時。有兩名御前護衛擋住。教且在前艙憩息。此刻陸丞相正在和皇上講大學章句呢。世傑胡仇

只得在外面等候。過了好一會。那御前護衛進去探問過兩回。方纔有旨出來。宣世傑胡仇兩個進去。胡仇便跟着世傑進去。舞蹈已畢。將到大都一切情形。奏聞。那祥興皇帝纔得八歲。一點事也不會懂得。那復命一節。不過是個禮節罷了。只有陸秀夫侍立一旁。垂紳正笏。望之儼然。不可侵犯。說句俗話。就猶如廟裡泥雕木塑的神像一般。把一個八歲孩子。也被他拘束得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胡仇奏完了。也不曾懂得回答一句甚麼。還是陸秀夫代傳諭旨。叫且退去。懋息。世傑胡仇退了出來。回到中軍船上。世傑歎道。陸君實也不愧爲一代大儒。只是迂濶了些。天下事。鬧到這個步位。皇上的年紀。又不曾長大。他只管天天講甚麼大學。我豈不知大學是講修齊治平之道。然而對着八歲孩子去講。未免太早了些。胡仇道。教導也是不能少的。此時若不把道德陶融了。將來長大親政時。天下事更不可問了。只是大學未免太高深了。何妨取淺近的先行誘導。也好等聽講的易於入耳。並且連年兵敗。遷徙流離。三宮北狩。這等大恥大辱也。

應該時常提在嘴裡。好使皇上存了個國恥在心。方纔能奮起精神。力圖中興。呀。將軍何不勸勸陸丞相。吃世傑道。我何嘗不勸來。可奈他說報仇雪恨。恢復疆土。是武臣之事。啓沃聖德。致君堯舜。是他文臣的事。倒叫我只管設法殺敵。不要管他。他言之成理。叫我也無可如何。正說話間。內臣賞到了御旨。封胡仇爲軍前督參。就留在軍中聽用。胡仇受封謝恩畢。然後與宗義宗智相見。說起宗信殉國一節。不免弔唁一番。從此胡仇留在軍中。不在話下。且說大隊船隻。乘風破浪。不日來到厓山。這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當中。與奇石山相對。遠遠望去。猶如兩扇大門一般。好個形勢。這兩山之中。便是海潮出入之路。山上人民。聚族而居。平時也設兵戍守。所以山上有個鎮府衙門。船攏了岸。世傑便和秀夫商量。要奉兩宮登岸。先到鎮府衙門駐蹕。再作後圖。商定之後。奏聞楊太妃。便備了法駕。請兩宮登岸。此時顛沛流離之際。法駕也是有名無實。不過草草應酬。兩乘轎子罷了。一時島上居民。聞得太妃皇上駕到。無不扶老

携幼出來瞻仰。此時正是六月時候，海邊的天氣無常。御駕正在前行，還不會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雲，順風吹來，登時佈滿空中，便大雨傾盆，雷電交作起來。一時無處躲避，抬轎的人，只得冒雨向前飛跑。偏又狂風大作，把轎頂揭去，喜得走不多遠，路旁有一座古廟，轎夫便連忙抬了進去。隨從的人，也跟着進來，一個個都是淋漓盡致，氣喘吁吁的了。太妃卜得轎來，便忙着叫人在行李內取出衣服，代祥興皇帝換出濕衣，自己也換過了。這一場雨是暴雨。此時早又雨過雲開，現出一輪紅日了。宮人們便取太妃和祥興帝的濕衣，到廟後去曬晾。又苦於沒有竹竿之類，只得把衣服抖晾在一種小樹之上。這種小樹，土人叫他做山桔。到了秋天，結成一種指頂大的小菓，顏色鮮紅，也可以吃得。不過味道畧澁罷了。說也奇怪，這山桔樹的樹身，與別的樹本來無異。自從披掛過了御衣之後，那樹身忽然長出了許多斑節，七高八低，或大或小，就如龍鱗一般。以後便永遠如此。土人說他因為披過龍袍，所以留

下這點古跡。因此就叫他做龍纏山桔。最奇的這山桔本是廣東的土產。然而除了這座廟後的。別處所生。一律都是光身。沒有斑節的。豈不是一件奇事麼。唉。此時是講究文明進化。破除迷信的時候。任憑你說穿了嘴。寫禿了筆。要破除愚人的迷信。還怕來不及。我却無端的引入這麼一件無稽之事。不經之談。不怕被人笑話麼。不是這等說。因爲此時新會果然有這種山桔。果然是別處地方所無的。故老相傳。都是如此說。所以我引了出來。正見得我中國人心不忘故主的意思。並不是迷信的話。閒話表過不提。且說張世傑奉兩宮到了崖山之後。便移檄廣右諸郡。徵取錢糧。一面遣人入山。採伐樹木。一面招募工匠。起造行宮。又趕造戰艦。招了鐵匠。打造軍艦。朝夕訓練士卒。以圖恢復。從六月趕到十月。方纔畧有頭緒。話分兩頭。且說文天祥自從空阬兵敗之時。一妻二子。早在軍中失散。却被韃兵獲住。問知係文天祥妻子。便要派兵護送他到大都去。須知他是一門忠孝的人。那裡肯跟他到北邊去。便都自盡了。天祥退到

循州。招集殘兵。往海豐割住。將息了幾時。便進割麗江浦。偏偏又遇了一場瘟疫。兵士死的甚多。正在憂悶之間。接了家報。他的老母親及一個長子。又都死了。天祥忙便上表奏報丁憂。陸秀夫與張世傑商量。此時正是邦分崩離析之際。豈可聽其閒居。並且他若丁憂回去了。那一枝兵。實在也無人可以統帶。遂擬了一道詔旨。溫語慰留。又奏聞楊太妃及祥興帝。遣官前去賜祭。天祥得了詔旨。自念家屬已盡。贖得孑然一身。樂得盡忠報國。於是墨經從戎。進兵潮陽。恰好鄒淵也練成了一枝兵馬。前來相會。那時外寇既深。而本國的盜賊也自不少。有兩個海盜的渠魁。一名陳懿。一名劉興。在潮州海面一帶。出沒爲患。文天祥想內患不靖。難禦外侮。遂差了一員將官。坐了小船。訪到二人巢穴。勸令投降。二人不肯降。並且出言無狀。差官回報。天祥大怒。撥了一枝水師。乘了兵艦。出海征勦。那海盜本來是烏合之衆。見官兵到了。便張皇失措。劉興早被一枝流矢射中。落海而死。盜衆益發大亂。陳懿見勢頭不妙。便轉舵逃走。千不合。萬

不合。這枝官兵不合不去追趕。被他逃生去了。他逃到半海。恰遇了韃子大隊兵船。陳懿便在自己船桅上。豎起降旗。韃兵望見。以爲是宋家兵馬。下令駛近。陳懿便到中軍船上去叩見元帥。你道這元帥是誰。原來就是張弘範。此時伯顏已回大都。張弘範受了天地父母之恩。那個異種異族皇帝就封了他做都元帥。封了李恒做副元帥。這李恒的歷史。與張弘範又自不同。我說句粗話。他竟是個雜種。何以故呢。他本姓於彌。是西夏國主之後。唐朝之末。他不知那一代祖宗。做了唐朝的官。賜姓李。後來也有做宋朝官的。到了韃子入寇時。他的老子李惟忠。方纔八歲。生得眉清目秀。被一個韃子的甚麼王。看中惹了。把他收留撫養大了。纔生下他來。如此說來。他雖未見得真是雜種。也和張飛罵呂布的話一般。是個三姓家奴了。閒話少提。却說李恒本來就隨同伯顏入寇宋室。到處蹂躪的了。此時封了副元帥。更是耀武揚威。和張弘範兩個帶領大隊兵艦。要尋宋兵廝殺。這天聽說有宋兵投降。便同弘範坐了中軍。傳投降人



進見。陳懿不免唱名報進。弘範問起來歷。方纔知道是個海盜。不是宋兵。不覺大喜。取過空頭劄付。填了個行軍千戶。給與陳懿。李恒道。陳懿是個強盜。只怕未可輕用。怎麼便給他劄付呢。弘範笑道。只要他肯爲我用。便是好人。那個管他強盜不強盜呢。況且我要尋文天祥踪跡。正缺少一個嚮導。何不就用了他。豈不是好。因問陳懿此時文天祥在那裡。陳懿道。此時在潮州練兵。弘範道。從此處到潮州的海路。你可熟悉麼。陳懿道。我在海面上行走了十多年。莫說到潮州。就是附近廣州、惠州、以至雷州、瓊州、廉州一帶。都是熟悉的。弘範大喜。又加了一副委牌。委他做了前鋒嚮導官。陳懿拜謝了。弘範便叫他帶領大隊向潮州而去。此時已是十一月天氣。北風大作。乘着順風。不一日到了潮陽境。地沿海居民。看見大隊韃船。塞海而來。一時奔走號呼。哭聲遍野。扶老携幼。棄業拋家。都往內地亂躡。天祥聞報。忙忙上馬出來。曉諭彈壓。却那裡彈壓得住。一時軍心大亂起來。部下的一員將官劉子俊。忙來報道。兵無戰心。勢難久駐。

看看敵兵前艦已經登岸。不如率領衆兵。由末將保丞相先走。留鄒將軍斷後。退還海豐。再作區處罷。說聲未了。探馬報到。韃兵已經登岸。追殺過來。天祥急忙回營察視。只見衆兵都慌做一堆。料難驅之使戰。便同劉子俊、宗禮、杜濟及一切衆將。率領衆兵先走。留鄒瀾斷後。指撥方定。張弘範的兄弟先鋒官張弘正。早已追到。鄒瀾截住。斃殺。只因兵心慌亂。不敢戀戰。且戰且走。猛不提防。一枝冷箭過來。把坐騎射倒。將鄒瀾掀翻在地。張弘正趕馬過來。舉刀要砍。鄒瀾大喝。韃奴不得動手。連忙丟了長槍。拔出佩劍。自刎而亡。弘正下馬。取了首級。仍向前追去。却說天祥等正走間。流星馬報到。鄒瀾已死。追兵將近。只得捨命前行。走至五坡嶺。人困馬乏。看看追兵已遠。便傳令劄住。兵士解甲休息。摘去鞍轡。放馬吃草。一面埋鍋造飯。正在山前列坐。忽聽得一片胡笳聲響。韃兵已到。一衆軍士。亡魂喪膽。正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宗禮騎了無鞍馬來戰。弘正不十合。被弘正一刀擄落馬頭。宗禮亦自刎而死。劉子俊急挺槍來迎。正縱轡

而出之時。不提防馬失前蹄。掀翻在地。衆韃兵一擁上前縛住。解向後面中軍去了。此處趙龍、李虎、白璧、一齊上前擋住。衆韃兵見擁出了三員戰將。便一齊放箭。這裡三人。一心要擋住韃兵。好放天祥遠去。別作後圖。所以並不閃避。仍是向前廝殺。一面舞動軍器。遮攔格架。擋撥箭弩。怎禁得這裡萬弩齊發。不一會。三條好漢。都死在亂箭之下。韃兵仍復前追。趕及天祥。弘正趕一個兩馬並頭。便伸手把天祥活挾過去。陷了海豐。就解天祥到中軍來。誰知劉子俊被捉。來見張弘範時。便自認是文天祥。因他明知韃子最怕的是文天祥。所以自己認了。待他不再追趕。好等天祥逃至行在。再圖後舉的意思。不料後來真文天祥也被捉來了。弘範問了姓名。不覺大驚道。南朝那裡有了兩個文天祥。因叫幾個降卒來認。內中有認得的。便指出劉子俊姓名。弘範大怒。喝令斬了。一面勸文天祥投降。天祥那裡肯依。弘範叫且送到後軍安置。休兵一日。便又傳令下船。仍叫陳懿做嚮導。殺奔厓山。來滅宋室。不多幾日。到得厓山。弘範在船頭

上望見厓山水寨。不覺吃了一驚。不知驚的甚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却說世傑自從奉了御駕。遷幸厓山之後。蓋造行宮。趕製船械。是年九月。就奉端宗皇帝梓宮。在厓山安葬。號永福陵。自此大事粗定。世傑一意整理武備。以圖恢復。陸地上訓練馬步兵。海上操練大小戰艦。到了年終時。已造成大戰艦千餘號。小戰艦三千號。操演純熟。箭弩齊備。一日世傑入見祥興帝。適值陸秀夫在那裡進講大學章句。世傑等他講完。然後對秀夫說道。刻下戰艦齊備。堪與一戰。但是連年失敗。人心畏怯。新近文丞相兵敗被俘。存亡未卜。僕意欲奉兩宮御駕親征。或者可以鼓舞士氣。振刷軍心。不知丞相以爲如何。秀夫道。用兵是危險之事。天子萬乘至尊。豈可輕履危地。望將軍再圖良策。世傑道。御駕不行。人心終不能鼓動。而且連年航海。士卒離心。如不奉皇上鎮壓住他。萬一人心解散。爲之奈何。陸秀夫乃從其言。同去奏聞楊太妃。到了祥興二年正月。

元日朝賀已畢。即奉兩宮。捨陸登舟。駛至海口。御舟居中下棹。四面數百號護衛艦。列成陣勢。却將一千號大戰艦。一字兒排列在前面。中艦外軸。以大鐵纜相連。船頭有樓棚。如城堞一般。旌旗招展。盔甲鮮明。十分威耀。其餘小戰艦。留作指撥。四面巡梭。張弘範率領大隊戰艦到來。遠遠望見。猶如一座城池一般。所以吃了一驚。分付先下了棹。再作商議。李恆道。他屯兵海中。海水鹹不可食。一定要到厓山汲水。我們不如先奪了厓山。不消十日。他軍心自亂。那時乘勢進兵。一鼓可下了。弘範依言。叫李恆親自督隊去襲厓山東面。李恆領命。率領一百號戰艦。殺奔厓山東面來。誰知張世傑雖然身在舟中。他陸上的防兵。早已佈置嚴密。李恆戰艦到時。岸上萬弩齊發。幾次衝突。總不能近岸。徒然被射傷了好些士卒。李恆不覺納悶。暗自籌畫。若取不得厓山。無面目去見弘範。不如抄到宋兵背後。出其不意。攻他一陣。好歹總有些斬獲。想罷。便叫轉舵。剛剛轉過山坳。忽聽得一聲鼓響。當頭來了一隊戰船。爲首大將。正是宗義。駛得切

近拈弓搭箭。覷定李恆射來。李恆急閃時。已中了肩窩。宗義把令旗一揮。全隊戰船。槳櫓並舉。衝將過去。李恆的船。本來乘着北風。滿拽帆蓬而來。到此收蓬不及。被宗義兵一陣弩箭。射得衆艫子死傷枕藉。李恆忙叫轉舵逃走。已被宗義指揮兵士。奪獲了二十號船。李恆狼狽逃去。宗義全勝而回。原來世傑在敵樓上。望見艫兵撥動船隻。知是去襲匡山。恐怕有失。便撥宗義去救應。果然勝了一陣。表過不提。却說李恆敗了回去。與張弘範商議道。宋家兵船。俱用鐵纜相連。此時雖交正月。北風尙大。我們何不學周瑜戰赤壁故事。用火攻之法呢。弘範又從其議。下令準備五十號舊戰船。滿載乾柴茅草硝磺等引火之物。扯滿風帆。另用十號大船拖帶。駛近宋兵水寨。一齊放火。拖船即便駛回。那火船乘着順風。直撞過來。誰知世傑出海時。早就防備火攻。那戰艦外層。一律都用灰和泥塗滿。不露一點木在外面。容易燒他不着。看見艫兵放火船來攻。便傳令放倒船桅。把來船拒住。五百號火船。相離在二三丈之外。便不能近。所以一

場大火。只燒了幾百根船桅。張弘範看着火光冲天。烟焰蔽海。以爲這一把火。可以把宋兵燒的靡有孑遺了。乃至烟消火滅時。望見宋家水寨。依然旌旗招展。雉堞完好。不覺一場失望。又和李恒商量。李恒道。張世傑全力在此。必不能兼顧他處。他的錢糧。全靠廣右諸郡供應。不如元帥在此與他相持。待我由水路遶道外海。去攻下了廣州。先絕了他糧道。任憑張世傑英雄。他總不能驅餓兵交戰。弘範依言。李恒便點了二十號戰船。將軍器旗幟。全收在艙內。扮做商船模樣。逕奔廣州。陸續登了岸。守土官兵。還未曾得知。及至一聲號起。一片胡笳之聲。李恒當先。帶來二千兵士。一齊拔出軍器。一擁入城。逢人便殺。凌震聽得。韃兵已經進城。倉皇失措。棄了印綬。扮做平民。逃走出城。坐了一號海船。逕投張世傑去了。這裡李恒取了廣州。縱令兵士殺一個盡興。然後留下一半兵士把守。自己仍帶領戰船回厓山去。適值世傑和弘範交戰。却說李恒去取廣州時。便遶道外海。此時回來。却逕由內江出來。恰好在厓山南面。聽得前面金鼓

聲與胡笳聲相和。知是交戰。便指揮兵士。槳櫓並舉。直向宋寨後面。冲將進去。世傑親赴前敵。與弘範大戰。全軍精神。都注在前面。不提防後面有兵殺來。嚇的措手不及。李恒率領二十號船。橫冲直撞。一直殺到中軍。各艦紛紛起棹逃走。軍中大亂。陸秀夫帶着家眷。另坐一船。聽得鞦韆船殺入中軍。以爲世傑前面兵敗。連忙叫出妻子來。自己督着他跳下水去。然後過到御舟。祥興帝正在嚇的啼哭。陸秀夫奏道。世傑兵敗。鞦韆兵已殺入中軍。孝恭懿聖皇帝已經被辱。陛下不可再辱。臣願奉陛下以死社稷。奏罷。取過那方卞璧璽。投入海內。道。此是我中國歷代傳國之寶。不可墮入胡人之手。說罷。背起祥興皇帝。走出船頭。聳身一躍。君臣同溺。可憐。從此日之後。中國人便沒有一寸土地。好好的一座錦繡江山。變做騷胡世界了。秀夫下得水時。李恒已到。殺上御舟。扯下龍旗。換上鞦韆子旗幟。一時宮人紛紛赴水。軍中益發大亂。探艇報到前軍。世傑與弘範兩個還未分勝負。聞報連忙收兵回救。弘範自後掩殺過來。世傑不敢戀戰。奮勇



退回。入到中軍時。人報陸丞相義不受辱。奉了皇帝赴海歸神。卅傑嘆道。天亡宋也。此時中軍各艦。五零四散。已不成陣列。卅傑尋着了楊太妃御舟。奏道。陸丞相已奉皇帝殉國。臣願奉太妃殺出重圍。訪尋趙家宗室。再立後嗣。楊太妃大驚。哭道。奴流離數年。不過望撫育皇帝成人。以報先帝。今皇帝已經殉國。奴豈有獨生之理。望將軍訪求趙家宗室。共圖恢復。奴死亦無憾矣。說罷。推開船窗。翻身落水。卅傑搶救。已經不及。只得仍過坐船。望見前面一千號大戰船。已經斷了鍊纜。四散分開。多半已換了韃子旗幟。忠志之士紛紛落水殉國。回顧只賸了十六號戰船相隨。便奮力奪路。冲出重圍。十六號船。又只賸得十號。又遇了狂風大作。波浪掀天。卅傑號令眾將道。我冲出重圍。並非逃生。正是就死。不過不願將我這乾淨身軀。死在騷韃子之手罷了。我今便鑿船自沈。爾等兵士有願逃生的。只管各自散去。眾兵一齊大呼道。我等願隨將軍盡忠社稷。不願偷生說罷。也不等鑿船。紛紛赴海。卅傑嘆道。愧煞一班反顏事敵之臣也。說

罷也。一躍自沈。這十號船。飄在海上。空無一人。正合了一句古詩。野渡無人舟自橫。且說張弘範大獲全勝。便率領大軍。殺奔厓山而來。用藤牌擋住了努箭。一擁上岸。任情殺戮。胡仇本來奉了世傑將令。留守崖山。及至韃兵上岸。情知抵敵不住。然而徒死無益。於是雜在難民之中。走到海邊。覓了一號漁船。出海去了。這且按下不表。却說弘範攻下了崖山。就在祥興帝的行宮。置酒大會。又在那裡磨崖勒碑。刻了「張弘範滅宋於此」七個大字。他自以爲莫大之功。要爲天下後世留個古跡。誰知後來到了明朝。有一位大儒者。姓陳。名獻章。表字公甫。生在新會白沙鄉。人人都稱他白沙先生。這位白沙先生。見了他這七個字。便道。這七個字。紀不盡他的功勞。待我同他加上一個字罷。便在張字上面。加上一個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看官張弘範的初心。勒了這塊碑。不過要紀他是元朝開國的功勞。誰知被陳白沙先生輕輕的加上一個宋字。反紀了他背叛祖國的罪惡。正是要求留芳千古。轉變了遺臭萬年。此時媚外。

求榮諸君也要留心提防。不要後世也出一位大儒在台銜上面加上中國兩個字纔好呢。閒話少提。却說張弘範磨崖紀功之後。便班師回大都去。仍把文天祥安放在後軍。一路同行。經過吉州地方。天祥身經故土。想起當時克復。及以後失敗情形。不勝憤恨。遂不吃飯。打算絕食而死。說也奇怪。俗語說的。七天不吃飯。便要餓死。這位文丞相。却是不吃了八天。依然無恙。沒了法。只得仍舊吃飯。一路上緩緩而行。直到十月。方纔到了那個甚麼大都。張弘範便去復命。並奏聞捉了文天祥來。元主忽必列。便叫張弘範勸他投降。弘範奉了他的聖旨。便置酒大會。請了一班降臣。讓天祥坐了首席。酒過三巡。弘範開口道。宋家江山。已無寸土。丞相已無所用其忠了。倘肯投降天朝。少不免也是個丞相。丞相何苦執迷不悟呢。試看我們這一班。那一個不是中國人。一個個都是腰金帶紫的。人生求的。不過是功名富貴。天亡宋室。丞相必要代他恢復。這不是逆天麼。到了吉州時。丞相絕食。八日不死。可見後福正是無量。望丞相仔細想來。

文天祥道。我若肯投降。也不等今日了。我豈不知腰金帶紫的快活。但是我坐視國亡。不能救援。死有餘辜。怎敢還望腰金帶紫。並且這等胡冠胡服。只合胡人自用。中國人用了。我覺得非但不榮耀。倒是掛了反顏事敵的招牌。寫了賣國求榮的供狀。諸君自以爲榮。我文某看着倒有點代諸君局促不安呢。一席話說的衆人滿面羞慚。無言可對。弘範強顏道。丞相忠義。令人愧服。宴罷。就叫人打掃一間公館。送天祥去居住。次日復命說。天祥不肯降的話。元主道。這是你不善詞令之過。朕再派人勸他。看他肯降了。你羞也不羞。弘範一場沒趣。退了出來。元主就叫丞相博羅勸令文天祥投降。博羅奉旨。便在宰相府召集百官。叫人請天祥來。天祥來到。走至堂下。看見博羅居中坐下。一衆文武百官侍坐兩旁。僕人傳令行庭參禮。天祥聞說。翻身便走。僕人追上。問是何故。天祥道。我並未投降。便是個客。如何叫我拜起他來。士可殺不可辱。你去告訴你家丞相。要殺便殺。下拜是萬萬不能的。僕人回去。告訴了博羅。博羅只得撤了中坐。

請天祥來以客禮相見。博羅道：宋家天下已經亡了多時，你只管不肯降，還想逃到那裡去。天祥道：縱使無路可逃，還有一條死路是可走的。當日被你家伯顏將我拘住，辱我三宮那時，便想以一死報國。因爲念着老母在廣東無人侍奉，並且兩位王子尙在浙地，還想奉以中興，恢復故土，所以忍恥偷生。到了今日，已是絕望，但求早賜一刀。博羅道：你家德祐皇帝被我天朝擒來，還未曾死，你們便立了皇帝，這等算得忠臣麼。天祥道：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德祐皇帝北狩，國中無主，所以另立皇帝，以主宗社。何況二王皆是我度宗皇帝之子，有何不忠。難道那一班奴顏婢膝投降你家的，倒是忠臣麼。博羅道：你家德祐沒有詔旨，叫他做皇帝，這便是篡位。天祥道：德祐皇帝北狩之後，端宗皇帝方纔登位，怎麼是篡。況且是我家天下，我家人自做皇帝，也要算做篡位。然則你們平白無端恃強凌弱，硬來奪我江山，這又算甚麼。博羅怒道：你立了兩個皇帝，到底有甚麼功。天祥笑道：爲臣子的，豈可存一個功字在心裡。譬如父母

有病爲人子的延醫調治。父母痊愈了。豈能自許爲功。博羅道：你立了二王。可曾治好了。天祥道：父母有病。明知不能治。也沒有不治之理。及至真正不能治。那是天命了。博羅道：你動輒以父母比君。你今日不肯投降。只求速死。然則你父母死時。你爲甚不死。天祥笑道：父母死。要留此身。辦理後事。還要顯親揚名。如何便死。你只管勸我投降。譬如父母死了。豈有另外再認別人做父母之理。我若投了降。便真是認別人做父母了。博羅道：你若投了降。少不得一般的封侯拜相。豈不是顯親揚名麼。天祥道：事了異種異族的皇帝。辱沒及於祖宗。遺臭且及萬世。何得謂之顯揚。博羅大怒。喝叫推出去斬了。左右即簇擁天祥。下去。如法綁了。推到轅門外面。僧子手拔出雪亮的大刀。看准頸頸子上。用力砍去。恰纔舉起刀來。只見一匹馬如飛而至。馬上騎了一名內監。大叫：刀下留人。僧子手便停了手。那內監滾鞍下馬。逕入宰相府。口傳元主詔旨。說萬一文天祥執意不降。務必留着慢慢勸導。不可殺他。博羅只得傳令放了。又叫天祥謝

恩。天祥道。我生平只受過君父之恩。其餘無所謂恩。況我生死已是度外之事。又謝甚麼呢。博羅怒道。這般倔强匹夫。豈可再叫他安然住在公館。可送他到監牢裡去。磨折他幾時。等他好知道我天朝的威福。左右便把天祥送到兵馬司裡去。張弘範知道元主喜歡文天祥。得了這個消息。便想說得他投降。好去領功。因親去交代司獄官。好好的待奉天祥。不得怠慢。誰知司獄官已先奉了博羅之命。叫揀一間極卑濕的房子。與天祥居住。弘範只得備了被褥之類。送來。此時十月下旬。北地天氣早寒。弘範又送了炭來。又撥了兩名僕人來伺候。自己天天到獄中探訪。看見天祥衣服單薄。而且舊敝不堪。又送了一襲狐裘。來過一天去訪天祥。見天祥仍穿着舊衣。因問道。那件狐裘。莫非不合身麼。天氣甚冷。丞相何不穿呢。天祥道。我是中國人。豈可穿這種胡服。弘範聽了。回去便叫縫衣匠。做了一件宋制的宰相袍送來。天祥仍舊不穿。弘範道。這不是胡服了。丞相何以還不穿呢。天祥道。君亡國破。死有餘罪。尚有何面目。再着朝衣。

弘範又叫人做了一件青衣。天祥方纔穿了。弘範更是送酒送肉的。天天不斷。供應了一個多月。絕未曾談起投降的話。一天弘範退朝。打疊了一番話。來勸天祥投降。走到門口。只聽得裡面有人曼聲長吟。側耳聽去。正是天祥的聲音。念的是一首歌。歌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哺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



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弘範聽罷。便進去相見。常禮已畢。便道。丞相何必自苦。宋室三百餘年。氣運已盡。我皇帝奉天承運。奄有中土。明是天命有歸。丞相是個明人。豈不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何不早早歸順。上應天命。下合人心。若徒然心戀宋室。此時趙氏不聞有後。已是忠無可忠的了。望丞相三思。天祥道。人各有志。何苦相強。我不肯降元。就如你不肯復宋一般。試問。你此刻起了部下之兵。興復宋室。你可做得到。弘範知道他立志堅定。不便再說。坐了一會。即便退去。光陰似箭。不久又是臘盡春回了。這天是那韃子的甚麼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正月元旦。一班大小文武官員。或韃或漢的。夾七夾八。排班朝賀已畢。各歸私第。又彼此往來賀歲。張弘範在家。整備筵席。邀請同僚宴飲。飲到興酣時。弘範揚揚得意道。我們身經百戰。滅了宋室。不知皇上幾時舉行圖形紫光閣盛典。此時博

羅已醉。聽說便道。你想圖形紫光閣麼。只怕紫光閣上沒有你的位置呢。弘範愕然問道。何以見得。博羅道。皇上屢次同我談起說你們中國人性情反覆。不可重用。更不可過於寵幸。養中國人猶如養狗一般。出獵時用着他。及至獵了野味。却萬萬不拿野味給狗吃。只好由他去吃屎。還要處處提防他瘋起來。要咬人。從前打仗時用中國人。就如放狗打獵。此刻太平無事了。要把你們中國人提防着。怕你們造反呢。你想還可望得圖形的異數麼。弘範呆了半晌道。丞相此話是真的麼。博羅呵呵大笑道。這是你們中國人反覆無常自取的。如何不真。弘範聽了氣的咬牙切齒。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往後便倒。衆官齊吃一驚。趕前扶救。不知弘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玉潛盜骨

却說張弘範聽了博羅一席話。氣得大叫一聲。口噴鮮血。往後便倒。嚇的衆多官員。急急上前圍着扶救。只見他手足冰冷。眼睛泛白。口角裡血水流個不住。

已是嗚呼哀哉了。這是媚外求榮的結局。表過不提。且說胡仇在厓山。隨着衆難民。附了漁船逃難。茫茫然不知所之。在海上飄了半年多。看看糧食已盡。只得攏岸。及至登岸看時。已是遼東地方。胡仇只得由陸路南行。沿路行來。已盡是韃子世界。心中不勝悲憤。兼之在海上幾個月。受盡了風濤之險。因此染成一病。在客寓裡將息調理。又過了三個月。方能行走。一天到了燕京。心想前回奉詔來代覲三宮。未曾得見。此時不知是何景象。又想起在厓山時。聞得文丞相被俘。想來一定也在此地。何不耽閣幾天。探聽這個消息呢。想罷便揀了一家客寓住下。到街上去問行。希冀得些消息。正行走間。忽聽得有人叫道。子忠兄爲何到此。胡仇回頭看時。此人十分面善。却一時認不出來。便問道。足下何人在何處會來。那人笑道。樂清一會。怎便忘了。胡仇猛然想起是鄭虎臣。因問道。鄭兄何以也在此處。虎臣道。此處說話不便。我同胡兄去訪一位朋友談談。於是同胡仇走到一處。叩門而入。裡面迎出一個人來。修眉廣額。氣宇軒昂。虎

臣介紹相見。彼此通了姓名。方知此人是張毅甫。虎臣道：「這位張兄是一位義士。我到了此處，便與相識，每每談及國事，總以恢復爲己任。」胡仇起敬道：「中國有人，宋室或尙可望，但不知有何善策。」張毅甫道：「此時大事盡去，只賸得一腔熱血罷了。還有甚麼善策呢？」胡仇又問虎臣別後之事。虎臣道：「我自從到此，便設法鑽了門路，投到阿剌罕那裡做書啓。今年阿剌罕拜了右丞相，他倒頗肯信我。」胡仇道：「這又是何意？」虎臣道：「要設法恢復先要知道他的底細，又要運動得他生了內亂，纔好下手。攘夷會裡衆位英雄都見不到此，又怕他們不肯屈辱其身，所以我來任了此事。此時會中探馬時常來此，我有了消息，便由探馬報去。我這不是代會裡當了一名細作了麼？」胡仇嘆道：「忍辱負重，鄭兄真不可及。不知此時三宮聖駕如何？」文丞相可曾到此？虎臣道：「太皇太后去年就駕崩了。此刻太后及德祐皇帝仍在這裡，封了個甚麼瀛國公。」文丞相去年到此，囚禁在兵馬司。起先是張弘範要文丞相投降，供應得甚好。今年正月大初一，這

賣國奴才伏了天誅。以後便只以囚糧果腹。我便設法通了獄卒。時常去探望。早晚飯都由毅甫這裡送去。胡仇也把厓山兵敗一節。告訴過了。虎臣道。胡兄既在此。何必住在客寓。可搬到張兄這裡來。早晚有事好商量。胡仇也不推辭。當下便央虎臣帶了去兵馬司。見文天祥。把厓山兵敗一節。詳細的告訴過了。依戀了半晌。方纔辭出。便到客寓把行李搬到了張毅甫處住下。毅甫引了胡仇虎臣到密室裡。商量道。我想外面要求趙氏之後也甚難。德祐皇帝現在這裡。文丞相也在這裡。我們倘能覷一個便。劫了文丞相出來。奉了德祐帝。殺入他皇城裡。面一切都是現成的。據了此處。號召天下。更派兵守住了關口。阻住韃兵的來路。偷天未絕。宋未嘗不可恢復。但是要設個法。把他近畿的兵調撥開了。方好下手。胡仇道。要調開他的兵。頗不容易。除非先從外面起義。攻了幾處城池。他方肯調兵出去。虎臣道。待我慢慢設法。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三人商量到夜。虎臣別去。回到丞相府。只見阿刺罕呆着臉。在那裡出神。虎

臣問道。不知丞相有甚心事。可否說與晚生。也分點憂。阿刺罕道。此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只有日本未曾朝貢。從前曾經派了使臣。賚了國書去。叫他來進貢。一回投到了。沒有回信。第二回是海上遇了風。未曾送到。去年又派了使臣去。今天回來了。覆命說日本如何無禮。皇上大怒。立刻要起兵去伐日本。我想日本比高麗還遠。勞師動衆的。萬一不利。豈不挫盡了威風。想要諫止。却想不出要怎樣說纔得動聽。虎臣連忙說道。丞相差矣。日本不臣。正當征伐。以示天朝。神武倫使姑息。容忍將來各國都以為天朝不足畏。觀望不前。連那高麗安南都藐視起來。那時反要逐國征討。豈不更勞師動衆麼。阿刺罕道。話雖如此。然而不能操必勝之權。萬一失敗。豈不失了國威。虎臣道。只要多起兵。諒日本叢爾小國。何難征服呢。阿刺罕低頭思想。虎臣又道。若起了傾國之兵。那日本國不够一晒。那有失敗之理。何況此時皇上天威震怒之下。丞相若是進諫。怕不白碰釘子。阿刺罕道。談何容易。起了傾國之兵。萬一國內有事。便如何。虎臣

笑道。丞相忒過於疑慮了。此時大元一統天下。歸心。還有何事呢。當下二人談至夜深。方纔安歇。次日阿刺罕入朝。元主又商量要起兵伐日本。阿刺罕奏道。臣以爲日本遠在海外。不易伐。倘陛下如天之量。能容忍過了最好。如果陛下必要大張撻伐。以示天威。則當多派兵士。以期必勝。元主道。朕調集各路鎮兵三十萬。派禁兵二十萬。取道高麗。以伸天討。有何不可。於是傳旨兵部行文調兵。阿刺罕下朝回去。虎臣探得實信。便來告知毅甫及胡仇。胡仇道。天幸有此機會。宋室可望復興了。但此事必要先奏知太后纔好。毅甫道。瀛國公府關防嚴密。如何進得去。胡仇道。只要知道了地方。我可以去得。虎臣道。如此我便可帶你去認了門口。但不知如何去法。胡仇道。不瞞二公說。飛簷走壁。是我的本技。認了門口。我便到晚夜裡去。但是也要通知文丞相。一面送信到仙霞嶺。叫各人喬裝打扮。陸續來此。等人齊了。纔能起事。虎臣道。這且莫忙。等此地有了出兵日子再說。並且忽必烈這厮。每年必到蒙古一次。一去便是半年。等他去

了國內空虛。便好乘機猝發。胡仇道。這却不然。必要乘他在此時起事。先殺了他。以報國仇。等他們蛇無頭而不行。方好辦事。倘使放他到蒙古去了。我們佔了此地。他。不免又要起兵來攻。豈不費了手脚。我們只等他起兵出了海。就動手。毅甫點頭稱是。商量已定。虎臣便帶領胡仇。認了瀛國公府門口。順便到兵馬司悄悄通知文天祥。是夜胡仇穿了夜行衣。聳身上屋。尋路走到瀛國公府。這座府第。是有名無實的。統共是三間土屋。給全太后母子居住。其餘四面的房屋。都是韃子居住。名爲護衛。其實是監守。全太后自從那回忤了忽必烈。被關禁到高牆裡面去。從不放出來。去年太皇太后病的重了。將近要死。不知哀求了多少。方纔把他放出來伏侍。不多幾時。太皇太后駕崩。全太后便留在這裡。撫養德祐帝。是夜胡仇到了。伏在屋簷上偷看。只見下面三間土屋。當中間。門口掛了一掛蘆簾。裡面堆了許多沙鍋瓦罐之類。打了一口土竈。西面一間。堆了些破舊雜物。東西一間。透出燈光來。胡仇輕輕跳下。用舌尖舐破了紙窗。向



內張望。只見一個中年婦人。穿了一件千補百綴的舊衣。盤腿坐在土炕上面。炕上擺着一張短脚几。几上放着燈。几那邊坐着一個十來歲大的孩子。生得面黃肌瘦。這婦人拿着一疊小方紙片兒。教那孩子認字。看官只這一個婦人一個孩子。便是太后皇帝了。可憐外族。憑陵。便被他糟躪到如此。長到十來歲大的人。書也不讓他讀。只得自己教他認幾個字。閒話少提。却說胡仇看罷了。暗想這只怕便是太后皇帝了。這土屋是蓋造在當中。四面都有房屋圍住。料是看守的人。此時還未交二鼓。只怕衆韃子未睡。不便敲門進去。且到四面那房子裡一看。衆韃子果然沒睡。也有門紙牌的。也有樓着韃婆子說笑的。胡仇在身邊取出一把悶香。走到暗地裡點着了。一處處在門縫裡放烟進去。不一會便都呵欠着睡了。胡仇又走過來。在紙窓洞裡一看。只見那婦人已經把短脚几推過一邊。站在地下抖被窩。留心再看。底下是一雙小脚。暗想韃婆沒有裹脚的。這一定是太后了。便伸手輕輕的在紙窓上彈了兩下。全太后吃了一

驚問是誰。胡仇輕輕答道。請太后開門。臣有事啓奏。太后聽得是南方口音。驚疑不定。又問道。你是誰。是那裡來的。胡仇暗想。我縱說出姓名。太后也不知道。我這個人。不如撒個謊罷。於是答道。臣是文丞相差來的。太后聽了。便剔了剔油燈。開了房門。帶了德祐帝。拿了燈到外間來。胡仇揭起蘆簾進去。拜了太后。又拜德祐帝。慌的德祐帝躲在太后身後。太后道。亂離到此。不必行禮了。有事說罷。這幾年外面的事情如何。文丞相此刻在那裡。說時已經抽咽起來。胡仇只得從前次奉命代覲說起。直說到厓山兵敗宋亡。然後說自己附船逃難情形。直說到來了燕京。見了文丞相。和鄭虎臣張毅甫商量恢復。特地先來奏報的話。太后道。難得文丞相及將軍等如此忠心。但願十五廟在天之靈。各位成了大功。不惜分茅裂土。但是此時在虎口之內。千萬要秘密。萬一事前洩漏。我母子性命。亦不能保了。胡仇道。臣等自當小心。待約定了日期。再來奏報。此時不便久留。太后道。此處關防得十分嚴密。將軍怎得進來。胡仇道。臣能在簷壁

上走來去甚便。說罷辭了出來。一聳身。便到屋上去了。金太后呆了半晌。想道。這是新進的人。並不曾受過高官厚祿。還這等忠義。可恨那一班守土之臣。一個個的反顏事敵。把中國的江山作禮物。搬送與韃子。不說金太后心中之事。也慢題胡仇回去。且說元主自從惱了日本。便連日催着調兵。刻日出師。大有氣吞東海之概。合朝文武大臣。都爲這件事忙壞了。一日在朝議事。籌撥兵餉。趕備衣甲。修理戰艦。添造兵器等。指撥已定。方欲發朝。忽然留夢炎出班。上了一道封奏。畧言閩省僧人某。喜觀天文。言近日土星犯帝座。恐有變故。而中山亦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千人。幸覺察尙早。經地方有司撲滅。臣昨日趨朝。又言路上有匿名揭帖多張。言某日縱火爲號。率兩翼兵爲亂。未有丞相可無憂之語。今趙顯留居京師。文天祥亦近在咫尺。請分別處置。免其爲患。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以聞。云云。元主看了。惱得睜圓韃眼。吹動韃鬚。大叫快提蠻婆子及小蠻子來。侍臣奉了詔旨。忙來提取。全太后德祐帝不知就裡。被他們橫拖

豎拽。拉到了他那甚麼金鑾殿上。元主大喝道。好蠻婆子。你到了這裡。朕有甚虧負你。你受了天高地厚之恩。不知感激。反要做那大逆不道之事。這裡容你不得。朕派人押解你到蒙古去。這是朕格外天恩。饒你一命。全太后只得謝了恩。起來。要攙了德祐帝走。元主喝道。嗟。再不能容你母子在一處。留下小蠻子。朕別有處置。全太后那裡捨得。抱住了號啕大哭。被衆侍臣硬扯開拖了出去。元主就派了差官。押解起行。並將擄來的宋家宗室。一律都解到蒙古去。又叫人來。捉住德祐帝。硬將他的頭髮薙去。當堂變了個小和尚。又派人押了。送到吐蕃去。揀一個兇惡和尚。交與他做徒弟。處分已畢。方叫提文天祥來。元主道。你好倔强。爲何不投降。如果降了。朕便用你做丞相。天祥昂然答道。堂堂中國。丈夫豈有投降夷狄之理。元主大怒。喝令推出斬首。左右力士簇擁出去。元主忽又轉念。天祥爲人忠正可愛。不如赦了他。等他知感。或者可肯投降。便傳旨叫赦天祥。留夢炎忙奏道。外面謠言如此。天祥萬不可赦。陛下如愛忠正之臣。

臣有一門生謝枋得。爲人忠正。不亞於天祥。臣當作書招之來。同事陛下。元主准奏。却說殿前力士。拉了文天祥。到柴市法場上。舉刀行刑。天祥南向拜別。宋朝十五廟。從容就戮。後人敬他的忠義。就把柴市的地名。改做了教忠坊。直到此時。仍用此名。力士殺了天祥。便去回奏。元主歎道。好男子。可惜他不肯投降。今已死了。可追封爲廬陵郡公。謚忠武。賜祭一壇。即叫丞相博羅主祭。博羅領旨。便備了祭品。寫了敕封廬陵郡公文。忠武公神位。設壇致祭。是日風和日麗。衆多官員。都來祭奠。只等博羅祭畢。便依次行禮。博羅上香已畢。方纔拜下。忽然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霹靂一聲。大雨如注。一陣狂風捲地而來。把所供的神位捲起。直吹到雲端裡去。嚇得博羅及衆多官員。面如土色。連忙取過紙筆。改寫了故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公神位。仍舊供上。致敬盡禮。拜將下去。霎時間雲收雨散。天地清明。博羅等無不震服。祭畢復命。奏聞此事。元主也是驚奇。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胡仇等自從通知文天祥。奏聞全太后之後。便打發

人星夜到仙霞嶺。知照各位英雄。陸續趕來。覷便下手。忽然一天鄭虎臣踉蹌奔來。報道大事不好了。毅甫胡仇忙問何事。虎臣道。文丞相歸天了。胡仇毅甫一齊大驚。同聲問道。那裡來的信。可是真的。虎臣道。是阿刺罕下朝來說的。千真萬真。並且全太后已被他們送往蒙古。德祐帝被他們逼着做了和尚。送往吐蕃去了。聞得文丞相在柴市就義。我們快去看來。於是三人匆匆走到柴市。只見天祥屍橫在地。首級擊在半邊。面色如生。一齊撫屍大慟。哭過一場。張毅甫便叫人就地搭起蓬廠。備了衣衾棺槨。將首級縫好。具香湯沐浴。更衣成殮。忽然屍身上散出一陣異香。沁人心腦。換下來的衣物。百姓們爭着取去。供奉有拿着一隻舊鞋子的。也當寶貝般收藏起來。毅甫等只得任人取去。只留下一件外衣。做個記念。翻開衣底。只見上面寫了一首贊道。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至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一首贊。流傳後世。至今雖三尺童子。都聽先生說過。不必細表。却說張毅甫等殮了天祥。揀一處潔淨的廟宇。停放了。朝夕到靈柩前焚香上供。過了幾時。便和胡仇商量。此時文丞相已經就義。太后皇帝。又不在這裡了。眼見得恢復兩個字。是無望的了。我們不如奉了文丞相靈柩。回吉州去安葬。然後到仙霞嶺。與衆位英雄商量辦法。豈不是好。商議定了。便請了鄭虎臣來。告知此意。虎臣道。此舉極好。二位安葬了丞相。再到仙霞。務乞代爲轉致各位。我身雖在此。心在宋室。務必盡我之能。唆擺得韃子們。自生內亂。等外面好舉事。於是張胡二人。便擇定日子。奉了靈柩。一路向江西而來。二人商量。若取道河南。走淮西入吉州。路便近些。不如走淮南入浙。先過仙霞。與衆人相見。看有甚機會可圖。商議已定。遂取道淮南。毅甫是北方人。從來不曾到過南方。看見山明水秀。未免流連風景。一天到了臨安。胡仇便去省視祖墓。誰知已被韃子剗平拔去了。碑碣不覺痛入骨髓。慟哭失聲。毅甫勉強勸慰了一番。方纔僱到江船。渡過錢

塘江。天已昏黑。只得在船上住了一宿。天明。僱人先起了靈柩上岸。商量行止。只因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下了一天大雪。走路不便。只得暫時借住在一座古廟之內。這廟裡只有一個老道士住持。甚是清淨。住了一天。那雪下的更大了。是夜人靜之後。忽然有人來扣廟門。老道士開了。便進來了五六十人。喧呼擾攘。借廟內地方吃酒。驚起了張胡二人。起來問是甚麼事。當先一人。便過來招呼。問起情由。知是運文丞相靈柩南回的。那人便道。既如此。二位也是同志的了。在下姓唐。名珏。表字玉潛。今夜之會。只因近日來了兩個韃子和尙。十分殘暴。把我宋家先帝陵寢。盡行發掘。取了殉葬的金玉珠寶。又發掘了許多大臣及富家的墳墓。共有一百多處。還要拿先帝的遺骸。雜入畜生骨頭。取去鎮塔。胡仇聽了。不覺大怒。又想起自家祖墓。不勝悲憤。未知此事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  
小說

#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四五

##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當下方佚廬走來。大家招呼坐下。德泉便指着那小輪船。請他估價。佚廬離坐過來。德泉揭開上層。又注上火酒。點起來。一會兒機輪轉動。佚廬一一看過。道。買定了麼。德泉道。買定了。但不知上當不上當。所以請你來估估價。佚廬道。要三百兩麼。德泉笑道。只化了一百兩銀子。佚廬道。那裡有這個話。這裡面的機器何等精細。他這個何嘗是做來頑的。直頭照這個小樣。放大了。可以做大的。裡面沒有一樣不全備。只怕你們雖買了來。還不知他的竅呢。說罷。把機簧一撥。那機件便轉的慢了。道。你看。這是慢車。又把一個機簧一撥。那機件全停了。道。你看。這是停車了。說罷。又另撥一個機簧。那機件又動起來。佚廬問道。你們看得出來麼。這是倒車了。留神一看。兩傍的明輪。果然倒轉。佚廬又仔細再看。道。只怕還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銅絲上輕輕的拉了一下。果然嗚嗚的放出一

一語道着

下微聲。就像簫上的「乙」音。佚廬不覺嘆道。可稱精極了。三百兩的價。我是估錯的。此刻有了這個樣子。就叫我照做。三百兩還做不起來呢。但是白費了工夫。那倒車慢車。停車放汽。都要人去弄的。那裡找個小人去弄他呢。倒底買了多少。德泉道的確是一百兩買來的。佚廬道沒有的話。除非是賊贓。德泉笑道。雖不是賊贓。却也差不多。遂把畫圖學生私造的話說了。佚廬嘆道。這也難怪。他們人家聽見說他們做私貨。就都怪學生不好。依我說起來。實在是摠辦不好。你所說的趙小雲。我也認識他。我並且出錢請他畫過圖。他在裡面當了上十年的學生。本事學的不小了。此刻要請一個人照他的本事。大約百把銀子。一個月也沒有請處。他在局裡。却還是當一個學生的名目。一個月纔四吊錢的膏伙。你叫他怎麼敷用。可不要出這些花樣了。可笑那些摠辦眼光。比綠豆還小。有一回畫圖教習上去。回摠辦說。這個趙小雲。本事學出了。求總辦派他。個差事。起點薪水。你猜摠辦說句甚麼話。他說。起初十兩八兩的薪水。不敷他

值百把兩的  
却只說得十  
兩八兩況並  
十兩八兩亦  
不肯給耶

坐馬車呢。我道：「奇了，怎麼發出這麼一句話來？」伏廬道：「總是趙小雲坐了馬車被他碰見了一兩次，纔有這話呢。本來爲的是要人才，纔教學生教會了，就應該用他。用了他，就應該給他錢，給了他錢，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車馬車呢？就如從前派到美國去的學生回來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頭當洋行買辦當律師繙譯的。我化了錢，教出了人，却叫外國人去用，這纔是楚材晉用呢。此刻局裡有本事的學生不少，聽說一個個都打算向外頭謀事。你道這都不是。總辦之過麼？德泉道：「其實那做總辦的那一個懂得這些，幾時得能穀你去做了，總辦就好了。」伏廬道：「我又懂得甚麼呢？不過有一層，是考究過工藝的，做起來雖不敢說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點當。你們知道那『保民』船，纔笑話呢。未開工之前，單爲了這條船，專請了一個外國人做工師，打出了船樣，總辦看了，叫照樣做。那時鍋爐廠有一個中國工師，叫『梁桂生』，是廣東人，他就說：『這樣子不對，照他的龍骨恐怕走不動，照他的舵怕轉不過頭。』來鍋爐廠的委

是外國人  
不會錯的這  
是大人明見  
所致

梁桂生此時  
只有肚裏好  
笑  
外國人應該  
說我們外國  
人不會錯的

員。就。去。回。了。總。辦。那。總。辦。倒。惱。起。來。了。說。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領。外。國。人。打。的。樣。子。還。有。錯。的。麼。不。信。他。比。外。國。人。還。強。委。員。碰。了。釘。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會。還。他。一。個。釘。子。就。照。他。做。罷。於。是。乎。勞。民。傷。財。的。做。起。來。好。容。易。完。了。工。要。試。車。了。總。辦。請。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員。到。船。上。去。還。有。許。多。外。國。人。也。來。看。出。了。船。塢。便。向。閔。行。駛。去。足。足。走。了。六。七。點。鐘。之。久。纔。望。見。閔。行。的。影。子。及。至。要。回。來。時。却。回。不。過。頭。來。憑。你。把。那。舵。攀。足。了。那。個。船。只。當。不。知。無。可。奈。何。只。得。打。倒。車。回。來。益。發。走。的。慢。了。各。官。員。都。是。有。事。的。不。覺。都。焦。燥。起。來。於。是。打。發。人。放。舢。舨。登。岸。跑。回。局。裡。去。招。呼。放。了。小。輪。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後。纔。捱。了。回。來。這。一。來。總。辦。急。了。問。那。外。國。人。那。外。國。人。說。修。得。好。的。誰。知。修。了。個。把。月。依。然。如。故。無。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這。個。都。是。依。了。外。國。人。圖。樣。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樣。沒。有。如。果。走。了。樣。少。不。得。工。匠。們。都。要。受。罰。總。辦。道。外。國。人。說。過。並。不。會。走。樣。桂。

好大本領的  
委員  
爲之一快

中國人只會  
作八股可憐

生道。那麼就問外國人總辦道。他總弄不好。怎樣呢。桂生道。外國人有通天的。本事。那裡會做不好。既然外國人也做不好。我們中國人更是不敢做了。總辦碰了他這麼一個軟釘子氣的。又不敢惱出來。只得和他軟商量。他却始終說是沒有法子。總辦沒奈何。他去了。又叫了委員去商量。那些委員懂得甚麼。除了磕頭請安之外。便是拿錢吃飯。還有的是逢迎總辦的意旨罷了。所以商量了半天。仍舊沒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道。這個有甚麼法子呢。只好另做一個委員。吐了舌頭出來道。那麼怎樣報銷這件事。被桂生作難了許久。把他前頭受的惡氣都出盡了。纔換上一門舵把船後頭的一段龍骨。改了這纜。走得動。回得轉。然而終是走得慢。你們看。這不是笑話麼。倘使懂得工藝的總辦。何至於上這個當。我道。最奇的。他們只信服外國人。這是甚麼意思。伏廬道。這些製造法子。本來都是外國來的。也難怪他們信服外國人。但是外國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們中國人專門會作八股。然而也必要讀書。

你若作了八股只怕沒有這番高論了

罵得是

真是奇形怪狀江南人見之當疑爲抱牌位做親也可發一笑

人纔會讀書人當中也還有作的好作的醜之分呢。叫我們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竅不通的了。難道是個中國人。就會作八股麼。他們的工本也是這樣。然而官場中人。只要看見一個沒瓣子的。那怕他是個外國化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這個全是沒有學問之過。我問道。佚翁纔說的那裡面的委員。甚麼都不懂。他們辦這甚麼事呢。佚廬道。其實那裡頭無所謂委員。一切都是司事。不過兩個管廠的。薪水大點。就叫他委員罷了。他們無非是記個工帳。還有甚麼事辦呢。還有連工帳都記不來的一個字不識的人。都有在裡面要問起他們的來歷。却是當過兵的。也有當過底下人的。也有我小號和局裡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裡去。前幾年裡頭。有個笑話。我到了局裡。只看見一個司事。抱着一塊虎頭牌。在那裡號啕大哭。着跑來跑去。一面哭着。嘴裡嚷着。叫老太太。我道。只怕是他老太太沒了。德泉道。只怕是的。佚廬道。沒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頭牌呢。我道。不然。這個辦公事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個女人來。佚

失館地之人  
聽者失了館  
地只要哭便  
得

廬道。便是我當日也疑惑得狠。後來打聽了他的同事。方纔知道。那時候的總辦是「李勉林」。這個司事叫甚麼「周寄芸」。從前兵燹的時候曾經背負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兵火裡逃出來的。後來這位李總辦得了這個差。便栽培他在局裡派他一件事。這天不知爲了甚麼事。李總辦掛出牌來開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塊牌子哭。我道：「哭便怎樣？」這也無謂極了。伏廬道：「你聽我說呢。那時那位李老太太。迎養在局裡。他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見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來了。你想代人家背負了女眷逃難的。是甚麼出身。我道：「講究實業的地方。用了這種人。那裡會攪得好。那李總辦也無謂得狠。你要報私恩。就送他幾兩銀子罷了。這種人。那裡辦得事來。伏廬道：「你說他不能辦事。他却越弄越紅起來呢。今年現在的這位總辦給他一個札子。叫他管理船廠。居然是委員了。我笑了。笑道：「偏是這樣人。他會紅。真是奇事。」伏廬道：「船廠的工師告訴了我一件事。大家笑了好幾天。他奉了札子到了船廠。便傳齊了一切工。」



不知可會碰  
頭謝恩

虧他麻肉得  
出

閱者也請猜  
猜

會文正也應  
料不到有人  
上他一個製  
造局開山始  
祖的徽號

匠小工護勇等人當面分付說我○今○天○蒙○總○辦○的○恩○典○做○了○委○員○你○們○從○此○要○  
叫○我○周○老○爺○了○不○能○再○叫○我○周○師○爺○的○了○一○說○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來○  
金○子○安○在○帳○房○裡○也○出○來○問○笑○甚○麼○一○佚○廬○道○還○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廠○之○  
日○先○吊○了○衆○工○匠○小○工○的○花○名○冊○來○看○這○本○來○也○是○一○件○公○事○你○道○他○看○甚○麼○  
他○看○過○之○後○就○指○了○幾○名○工○匠○來○逼○勒○着○他○們○改○了○名○字○說○你○的○名○字○犯○了○總○  
辦○祖○上○的○諱○他○的○名○字○犯○了○總○辦○的○諱○雖○然○不○是○這○個○字○然○而○同○音○也○是○不○應○  
該○的○你○們○怎○麼○這○等○沒○王○法○那○怕○你○犯○了○我○的○諱○倒○不○要○緊○一○說○的○衆○人○又○是○  
一○場○好○笑○一○佚○廬○道○還○有○好○笑○的○呢○局○裡○有○一○個○裁○縫○叫○做○「○馮○滌○生○」○有○一○  
回○這○裁○縫○承○辦○了○一○票○號○衣○未○免○寫○個○承○攬○單○簽○上○名○字○不○知○怎○樣○被○他○看○見○  
了○嚇○得○他○面○無○人○色○一○說○到○這○裡○頓○住○了○道○你○們○猜○他○爲○甚○麼○吃○驚○大○家○想○了○  
一○會○都○猜○不○出○催○他○快○點○說○一○佚○廬○道○他○指○着○那○裁○縫○的○名○字○道○你○好○大○膽○沒○  
規○矩○沒○王○法○的○犯○了○這○製○造○局○的○開○山○始○祖○會○中○堂○會○文○正○公○的○諱○況○且○會○中○

堂。又。是。現。任。總。辦。的。丈。人。你。還。想。吃。飯。麼。裁。縫。道。會。中。堂。叫。曾。國。藩。不。叫。滌。生。他。聽。了。登。時。暴。跳。如。雷。起。來。大。喝。道。你。可。反。了。提。了。會。中。堂。的。正。諱。叫。起。來。你。知。道。這。兩。個。字。除。了。皇。帝。誰。敢。提。在。口。裡。你。用。的。兩。個。字。雖。不。是。正。諱。却。是。個。次。印。你。快。快。換。寫。一。張。改。了。名。字。這。個。拿。上。去。總。辦。看。了。也。要。生。氣。的。一。衆。人。又。是。一。笑。」「佚。廬。道。那。裁。縫。只。得。換。寫。一。張。胡。亂。改。了。個。甚。麼。阿。猫。阿。狗。的。名。字。他。纔。快。活。了。還。拿。這。個。話。去。回。了。總。辦。請。功。呢。」「衆。人。更。是。狂。笑。不。止。」「我。道。這。個。人。不。料。有。許。多。笑。話。還。有。沒。有。何。妨。再。說。點。我。們。聽。聽。佚。廬。道。我。不。過。道。聽。塗。說。罷。了。倘。使。他。們。局。裡。的。人。說。起。來。只。怕。新。鮮。笑。話。多。着。呢。」「此。時。已。是。晚。飯。的。時。候。便。留。佚。廬。便。飯。他。同。德。泉。是。極。熟。的。也。不。推。辭。」「一。時。飯。罷。大。家。坐。到。院。子。裡。乘。涼。閒。閒。的。又。談。起。製。造。局。來。我。問。起。這。局。的。來。歷。佚。廬。道。製。造。局。開。創。的。總。辦。是。「馮。竹。儒」。守。成。的。是。「鄭。玉。軒」。「李。勉。林」。以。後。的。就。平。常。得。狠。了。到。了。現。在。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裡。念。佛。你。想。那。個。局。如。

此刻雖然未  
燒然已自煎  
一次矣

以商人之眼  
觀官場刑律  
不是糜費

何會辦得好呢。我道。開創的頗不容易。供廬道。正是不講別的。偌大的一個局。定那章程規則。就狠不容易。馮總辦的時候。規矩極嚴。此刻寬的不像樣子了。據他們說。當日馮總辦。每天親巡各廠去查工。晚上還查夜。有一夜極冷。有兩三個司事。同住在一個房裡。大家燒了一小爐炭禦寒。可巧馮總辦查夜到了。嚇得他們甚麼似的。內中一個。便把這個炭爐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擋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來談了幾句。天纔去。等他去後。連忙取出炭爐時。那椅面已經烘的焦了。倘使他再不走。坐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烤了呢。此刻一到冬天。那一個司事房裡。沒有一個煤爐。只舉此一端。其餘就可想了。這位總辦別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講究節省。局裡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歡。要說閒話。你想趙小雲坐馬車。被他看見了。他也不願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實我看。是沒有一處不糜費。單是局裡片的幾個外國人。我看就大可以省得。他們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難的事。還要和中國丁師商量。這

譯書如此亦  
一怪現狀也

又○何○苦○要○用○着○他○呢○還○有○廣○方○言○館○那○譯○書○的○二○三○百○銀○子○一○月○還○要○用○一○個○中○國○人○同○他○對○譯○一○天○也○不○知○譯○得○上○幾○百○個○字○成○了○一○部○書○之○後○單○是○這○筆○譯○費○就○了○不○得○我○道○卻○譯○些○甚○麼○書○呢○佚○廬○道○都○有○天○文○地○理○機○器○算○學○聲○光○電○化○都○是○全○的○我○道○這○些○書○倒○好○明○日○去○買○他○兩○部○看○看○也○可○以○長○點○學○問○佚○廬○搖○頭○道○不○中○用○他○所○譯○的○書○我○都○看○過○除○了○天○文○我○不○懂○其○餘○那○些○聲○光○電○化○的○書○我○都○看○徧○了○都○沒○有○說○的○完○備○說○了○一○大○篇○到○了○最○緊○要○的○竅○眼○却○不○點○出○來○若○是○打○算○看○了○他○作○爲○談○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從○這○上○頭○長○學○問○却○是○不○能○我○道○出○了○偌○大○薪○水○怎○麼○譯○成○這○麼○樣○佚○廬○道○這○本○難○怪○大○凡○譯○技○藝○的○書○必○要○是○這○門○技○藝○出○身○的○人○去○譯○還○要○中○西○文○字○兼○通○的○纔○行○不○然○必○有○個○詞○不○達○意○的○毛○病○你○想○他○那○裡○譯○書○始○終○是○這○一○個○人○難○道○這○個○人○就○能○曉○盡○了○天○文○地○理○機○器○算○學○聲○光○電○化○各○門○麼○外○國○人○單○考○究○一○門○學○問○有○考○了○一○輩○子○考○不○出○來○或○是○兒○子○或○是○朋○友○去○繼○他○志○纔○考○出○來○的○談○何

本來他只好  
如此用

真是大怪事

容易就胡亂可以譯得只怕許多名目還鬧不清楚呢。何況又兩個人對譯這又多隔了一層膜了。我道：胡亂看看就是做了談天的材料也好。佚廬道：也未嘗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誤人的地方。局裡編了一部「四裔編年表」中國的年代却從帝嚳編起。我讀的書很少也不敢胡亂批評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國年代從唐堯元年甲辰起。纔有個甲子。可以紀年。以前都是含糊糊的。不知他從那裡考得來這也罷了。誰知到了周朝的時候竟大錯起來。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不過是一本中西合歷只費點繙檢的工夫罷了。也會錯的。何況那中國從來未曾見的學問呢。我道：是怎麼錯法呢。是把外國年份對錯了。中國年份不是佚廬道：這個錯不錯。我還不會留心。只是中國自己的年分錯了。虧他還刻出來賣呢。你要看。我那裡有一部。明日送過來你看。我那書頭上把他的錯處都批出來的。正是

不是山中無歷日。如何歲月也模糊。

當下夜色已深。大家散了。要知他錯的怎麼。且待我看過了再記。  
學生做私貨。上回以為大怪事。不期此回中。却翻筆說轉。

記製造局委員情形。令人絕倒。

第三十一回 論江湖揭破偽術 小旬留驚遇故人

開卷第一  
第一句便錯  
了刊行若干  
年竟無人匡  
正之雖不謂  
之怪現狀不  
可得也

到了次日午後。方佚廬果然打發人送來一部「四裔編年表」。我這兩天帳也對好了。東西也買齊備了。只等那如意的裝璜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動身。左右閒着。便翻開來看。見書眉上果然批了許多小字。原書中國歷數。是從少昊四十年起的。却又註上壬子兩個字。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綱鑑易知錄」。去對那壬子。從唐堯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嚳在位九年。帝嚳在位七十年。顓頊氏在位七十八年。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從堯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共二百零一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二百零一年。應該是癸未。斷不會變成壬子之理。這是開篇第一年的中國干支。已經錯了他底下。又注著西歷前二千

三百四十九年。我又檢查一檢查。耶蘇降生。應該在漢哀帝元壽二年。逆推至漢高祖乙未元年是二百零六年。又加上秦四十二年。周八百七十三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夏四百三十九年。舜五十年。堯一百年。帝摯九年。帝嚳七十年。顓頊氏七十八年。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扣至四十年時。西歷應該是耶蘇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其中或者有兩回改換朝代的時候。參差了三兩年。也說不定的。然而照他那書上已經差了二百年了。開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錯。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頁上。見佚廬書眉上的批寫着。「夏帝啓在位九年。太康二十九年。帝相二十八年。自帝啓五年至帝相六年中間相距五十一年。今以帝啓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中間相距纔三十七年耳。此處即舛誤十四年之多矣。」云云。以後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無非是指斥編輯的。算去却都批的不錯。金子安跑過來對我一看。道。呀。你莫非在這裡打鍊算盤。我此時看他錯誤的太多。也就無心去看。想來他把

惹他不得一  
打了他使要  
到底也一鍋問  
笑

五九

中西的年歲做一個對表。尚且如此錯誤。中間的事跡。我更無可稽考的。看他做甚麼呢。正在這麼想着。聽得金子安這話。我便笑問道。怎麼叫個鍊算盤。我還不懂呢。金子安道。這裡又擺着歷本。又擺着算盤。又推了那些書。不是打鍊算盤麼。我問到底甚麼叫鐵算盤。金子安道。不是拿算盤算八字麼。我笑道。我不會這個。我是在這裡算上古的年數。金子安道。上古的年數。還算他做甚麼。我問道。那鍊算盤到底。是甚麼。金子安道。是算命的一個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剋推算。那批出來的詞句。都是隨他意寫出來的。惟有這鐵算盤的詞句。都在書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講五行。只講數目。把八個字的數目疊起來。往書上去查。不知他怎樣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個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斷的狠有靈驗呢。我道。此刻可有懂這個的。何妨去算算。說話間。管德泉走過來說道。江湖上的事。那裡好去信他。從前有一個甚麼「吳少灑」。說算命算得狠準。一時哄動了許多人。這裡道臺「馮竹儒」也相信了。



叫他到衙門裡去算。把合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來。他的兄弟「吉雲」有意要試那吳少瀾靈不靈。便把他家一個底下人和一個老媽子的八字也寫了攙在一起。及至他批了出來。底下人的命也是甚麼正途出身。封疆開府。那老媽子的命也是甚麼恭人淑人。夫榮子貴。你說可笑不可笑呢。子安道。這鐵算盤不是這樣的。拿八字給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幾人。父母不全的。是那一年丁的憂。或喪父。或喪母。先把這幾樣算的都對了。纔往下算。倘有一樣不對。便是時辰錯了。他就不算了。德泉道。你還說這個呢。你可知前年京裡有一個算隔夜數的。他說今日有幾個人來算命。他昨夜已經先知道的。預先算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裡先告訴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說知。如父母不全。兄弟幾個。那一年有甚麼大事之類。都要直說出來。他聽了。說是對的。就在抽屜裡取出一張批就的八字來。上面批的詞句。以前之事無一不應。以後的事也批好了。應不應。靈不靈。是不可知的了。

不肯教便要  
用計賺你了

偏有引證妙  
甚只是要你求  
教

原來是假的

我道。這豈不是神奇之極了。歷德泉笑道。誰知後來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計要拜他爲師。他只不肯教人。後來來了一個人。天天請他吃飯。子起先還不在意。後來看看每吃過了之後。到櫃上去結帳。這個人取出一包碎銀子給掌櫃的。總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數。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怎麼他能預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作就問他。他道。我天天該用多少銀子。都是隔夜預先算定的。該在那裡用多少。那裡用多少。一一算好秤好包好了。不過是省得臨時秤算的意思。算命的道。那裡有這個術數。他道。豈不聞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術數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這法子。他道。你算命都會隔夜算。難道這個小小術數都不會麼。算命的求之不已。他總是拿這句話回他。算命的沒法只得直說道。我這個法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得一層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我坐位的那個排屜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堵小洞的那橫頭桌子上的板也挖去了。我那

也是假的

以假贈假大  
家贈着都好  
用處只好乾  
笑

抽屜便可以通到隔壁房裡有人來算命時他一告訴我的話隔壁預先埋伏了人聽他說一句便寫一句這個人筆下飛快一面說完了一面也寫完了至於那以後的批評是糊裡糊塗預寫下的靈不靈那個去管他呢寫完了就從那小洞口遞到抽屜裡我取了出來給人從來不曾被人窺破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道你既然懂得這個又何必再問我的法子呢我也不過預先算定明日請你吃飯吃些甚麼菜應該用多少銀子預先秤下罷了算命的還不信說道吃的菜也有我點的你怎麼知道我點的是甚麼菜多少價呢那人笑道我是本京人各館子的情形爛熟比妨我打算定請你吃四個菜每個一錢銀子你點了一個錢二的我就點一個八分的來就你你點了個六分的我也會點一個錢四的來湊數這有甚麼難處呢算命的呆了一呆道然則你何必一定請我那人算道我何嘗要請你不過要拿我這個法子騙出你那個法子來罷了說罷一場乾笑那算命的被他識穿了就連忙收拾出京去了你

可謂青出於藍

金銀可以化  
仙丹奇極  
還要多攪一  
次生意

道、這、些、江、湖、上、的、人、可、以、信、得、麼。一、席、話、說、得、大、家、一、笑。德、泉、道、我、今、年、活、了、五、十、多、歲。這、些、江、湖、上、的、事、情、見、得、多、了。起、先、我、本、來、是、極、迷、信、的。後、來、聽、見、一、班、讀、書、人、都、斥、爲、異、端、邪、術。我、反、起、了、疑、心。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讀、書、人、的、不、是、呢。後、來、慢、慢、的、聽、得、多、了。方、纔、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盡、信。却、被、我、設、法、查、出、了、他、許、多、作、假、的、法、子。從、此、以、後、我、的、不、信、是、有、憑、據、可、指、的。那、一、班、讀、書、先、生、倒、成、了、徒、託、空、言、了。我、說、一、件、事、給、你、兩、位、聽。當、日、我、有、一、位、舍、親、五、十、多、歲。只、有、一、個、兒、子。纔、十、一、二、歲。得、了、個、痢、症。請、了、許、多、醫、生。都、醫、不、好。後、來、請、了、幾、個、茅、山、道、士、來、打、蘸、禳、灾。那、爲、頭、的、道、士、說、他、也、懂、得、醫、道。舍、親、就、請、他、看、了、脈。他、說、這、病、是、因、驚、而、起。必、要、吃、金、銀、湯。纔、鎮、壓、得、住。問、他、甚、麼、叫、金、銀、湯。可、是、拿、金、子、銀、子、煎、湯。他、說、煎、湯、吃、沒、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銀、來、待、他、作、起、法、事。請、了、上、界、真、神、把、金、銀、化、成、仙、丹。用、開、水、冲、服。纔、能、見、效。舍、親、信、了。就、拿、出、一、枝、金、簪、兩、元、洋、錢。請、他、作、法。他、說、現

菩薩也排外  
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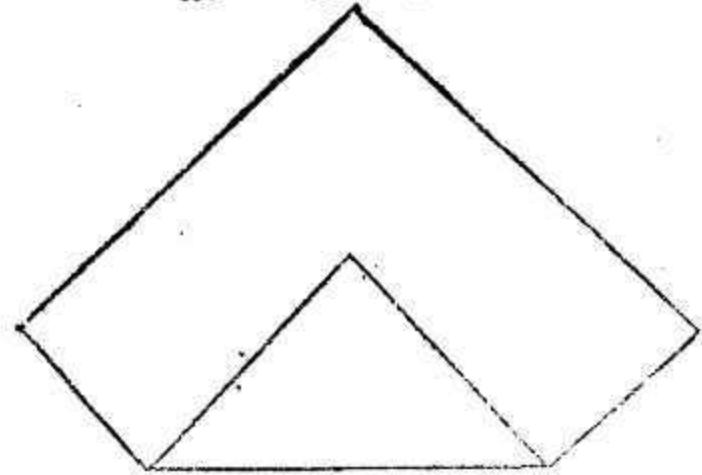
捲起袖子以  
明其非掉包  
所以堅人之  
信也

在打蘸不能做這個要等完了蘸另作法事方能辦到舍親也依了等完了蘸就請他做起法事來他又說洋錢不能用因爲是外國東西菩薩不鑒的必要錠子上剪下來的碎銀舍親又叫人拿洋錢去換了碎銀來交與他他却不用手接先念了半天的經又是甚麼通誠通過了誠纔用一個金漆盤子託了一方黃緞緞上面畫了一道符叫舍親把金簪碎銀放在上面他捧到壇上去又念了一回經卷纔把他包起來放在桌子上撒去金漆盤子道衆大吹大擂起來一面取二升米撒在緞包上面二升米撒完了那緞包也蓋沒了他又戟指在米上畫了一道符又拜了許久念了半天經咒方纔拿他那牙笏把米掃開現出緞包他捲起衣袖把緞包取來放在金漆盤子裡輕輕打開說也奇怪那金簪銀子都不見了緞子上的一道符還是照舊却多了一個小小的黃紙包兒拿下來打開看時是一包雪白的末子他說這就是那金銀化的是請了上

說穿了便不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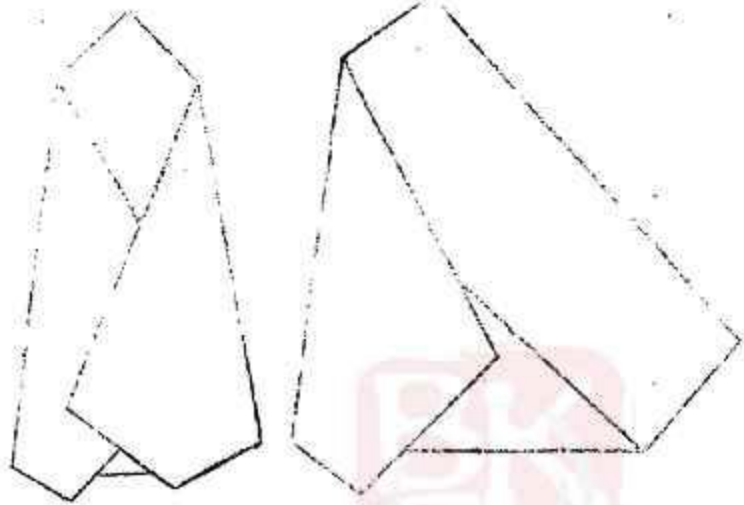
界。真。神。纔。化。得。出。來。把。開。水。沖。來。服。了。包。管。就。好。此。時。親。眷。朋。友。在。座。觀。看。的。人。總。有。二。三。十。就。是。我。也。在。場。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極。乾。淨。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了。下。去。也。不。見。好。後。來。還。是。請。了。醫。生。看。好。的。在。當。時。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還。在。迷。信。時。候。上。多。少。讀。書。人。却。一。口。咬。定。說。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幾。十。人。虎。視。眈。眈。的。看。着。他。拿。緞。包。時。總。是。捲。起。袖。子。如。果。掉。包。豈。沒。有。一。箇。人。看。穿。的。道。理。後。來。却。被。我。考。了。出。來。明。明。是。假。的。他。仗。着。這。個。法。子。去。拐。騙。金。銀。又。樂。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騙。這。纔。是。神。乎。其。技。呢。我。連。忙。問。是。怎。麼。假。法。德。泉。取。一。張。紙。裁。了。兩。方。摺。了。兩。個。包。給。我。們。看。（看。官。當。日。管。德。泉。是。當。面。做。給。我。看。的。所。以。我。一。看。就。明。白。此。刻。我。是。筆。述。這。件。事。不。能。做。了。祇。包。夾。在。書。裡。面。給。看。官。們。看。只。能。畫。個。圖。出。來。讓。看。官。們。好。按。圖。去。演。做。出。來。方。知。這。騙。法。神。妙。）圖。如。下、

摺一第手起



摺三第

摺二第



面正摺五第

摺四第



面 反

德泉摺了這一式的兩個紙包道。你們看這兩個紙包是一式無異的了。他把兩個包的反面對着反面。用膠水粘連起來。不成了兩面都是正面。都有了包口的了麼。他在那一面來藏了別的東西。却拿這一面包你的金銀。縱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過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那裡知道他在金漆盤裡拿

極淺極易之  
事却瞞盡天  
下人愚人之  
愚真是可嘆

痴人痴得可  
笑

六七

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盤。裡。時。輕。輕。翻。一。個。身。已。經。掉。去。了。呢。我。道。  
這。個。法。子。說。穿。了。也。不。算。什。麼。希。奇。德。泉。道。說。穿。了。自。然。不。希。奇。然。而。不。說。穿。  
是。再。沒。有。人。看。得。出。的。我。初。考。得。這。個。法。子。時。便。小。試。其。技。拿。紙。來。做。了。一。個。  
小。包。預。包。了。一。角。小。洋。錢。在。裡。面。却。叫。人。家。給。一。個。銅。錢。我。包。在。這。一。面。攢。在。  
手。裡。假。意。叫。他。吹。一。口。氣。把。紙。包。翻。過。來。就。變。了。個。小。洋。錢。有。一。個。年。輕。朋。友。  
看。了。當。以。爲。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請。我。吃。了。好。幾。回。小。飯。子。纔。教。了。他。他。  
懊。悔。的。了。不。得。我。道。教。會。了。他。爲。甚。倒。懊。悔。起。來。呢。德。泉。道。他。以。爲。果。然。一。個。  
銅。錢。能。變。做。一。角。小。洋。錢。他。想。學。會。了。就。可。以。發。財。所。以。纔。破。費。了。請。我。吃。那。  
許。多。回。飯。子。誰。知。說。穿。了。是。假。的。他。那。得。不。懊。悔。子。安。和。我。不。覺。一。齊。笑。起。來。  
我。又。問。道。還。有。甚。麼。作。假。的。呢。德。泉。道。不。必。說。起。沒。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過。  
一。時。考。不。出。來。我。只。說。一。兩。件。就。可。以。概。其。餘。了。那。祝。由。科。代。人。治。病。不。用。吃。  
藥。只。畫。兩。道。符。就。好。了。最。驚。人。的。是。用。小。刀。割。破。舌。頭。取。血。畫。符。看。他。割。得。血。



淋淋的又行所無事。人人都以為神奇。其實不相干。你試叫他拿刀來把舌頭橫割一下。他就不能原來。這舌頭豎割是不傷的。隨割隨就長。合並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慣了。竟是毫無痛苦的。若是橫割了。就流血不止。極難收口的。只要大着膽。人人。都可以做得來。不信。你試細細的一想。有時吃東西。偶然大牙咬了舌邊。雖有點微痛。却不十分難受。倘是門牙咬了舌尖。就痛的了不得。論理。大牙的咬勁。比門牙大得多。何以反為不甚痛。這就是一橫一豎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鍋的法子。看看他作起法來。燒了一鍋油。沸騰騰的滾着。放了多少銅錢。下去。再伸手去。一個一個的撈起來。他那隻手。只當不知。看了他。豈不是仙人了麼。豈知他把些礬砂。暗暗的放在油鍋裡。只要得了些。煖氣。礬砂在油裡面。要化水。化不開。便變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猶如那油滾了一般。其實還沒有大熱呢。說話之間。已到了晚飯時候。這一天格外炎熱。晚飯過後。便利德泉到黃浦灘邊。草皮地上乘了一回涼。方纔回來安歇。

此時中國人  
還可以去得

這一夜熱的睡不着。直到三點多鐘。方纔退盡了暑氣。朦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說是有個朋友來訪我。連忙起來。到堂屋一看。見了這個人。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昨聽江湖施僞術 今看骨肉出新聞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再記。

吾讀至此篇前半。未敢據以爲信。乃專購四裔編年表核對之。果如所言也。且此篇僅舉其一斑耳。苟盡爲校正。不知當費幾許筆墨。出版如千年。竟無人糾正之。不得謂之不怪。或者編此書者。其年歲或別有所本。則非他人所敢知矣。一說耶蘇降生在漢平帝元始元年。然哀帝元壽一年已未平帝元始元年。庚申所差僅一年耳。

江湖術士。每每以兒戲攬人資財。愚民無知。方且奉爲神聖。然徒唾罵之。非笑之。屏斥之。而不能揭其奸。終無以破愚人之惑也。烏得百千萬億管德泉到處宣揚之。

第三十二回 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豁眼界北里試嬉遊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三百四十七

廣東有此敗類足貽廣東人羞

官場名士可謂奇稱

花園中有冠蓋往來最是討厭  
寫盡官場

越語

哈哈。你道那人是誰。原來是我父親當日在杭州開的店裡一個小夥計。姓黎表字景翼。廣東人氏。我見了他。爲甚吃驚呢。只因見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的不吃一個驚。然而叙起他來。我又爲甚麼哈哈一笑。只因我這回見他之後。曉得他鬧了一件喪心病狂的事。笑不得。怒不得。只得乾笑兩聲。出出這口惡氣。看官們聽我叙來。這個人。他的父親。是個做官的。官名一個達字。表字鴻甫。本來是福建的一個巡檢。署過兩回事。弄了幾文。就在福州省城蓋造了一座小小花園。題名叫做「水鷗小樹」。生平歡喜做詩。在福建結交了好些官場名士。那水鷗小樹。就終年都是冠蓋往來。日積月累的。就鬧得虧空起來。大凡理財之道。積聚是極難。虧空是極易的。然而官場中的習氣。又看得那虧空是極平常的事。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鬧得那水鷗小樹的門口。除了往來的冠蓋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討債鬼。這位黎鴻甫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帶了一妻兩妾三個兒子。逃了出來。撇了那水鷗小樹。也不要了。走到

是避債妙法

沒錢還債偏  
有錢捐官到  
省怪現狀盡  
在不言中矣

淵明五子且  
都不識字此  
本不奇也

杭州安頓了家。小加捐了一個知縣。進京辦了引見。指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補去了。我父親開着店的時候。也常常和官場交易。因此認識了他。他的三個兒子。大的叫慕枚。第二的就是這個景翼。第三的叫希銓。你道他們兄弟。爲甚取了這麼三個別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歡喜做詩。做名士。便望他的兒子也學他那樣。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慕枚。第二的叫他景企。趙翼就叫景翼。第三的叫他希冀。蔣士銓就叫希銓。他便這般希望兒子。誰知他的三個兒子。除了大的還畧爲通順。其次兩個連字也認不得多少。却偏又要謔兩句歪詩。當年鴻甫把景翼荐到我父親店裡。我到杭州時。他還在店裡。所以認得他。當下相見畢。他就叙起別後之事來。原來鴻甫已經到了天津。在開平礦務局當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源坊街。慕枚到臺灣去謀事。死在臺灣。鴻甫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翼穿了重孝。景翼把前事訴說已畢。又說道。舍弟希銓。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遠在開平。我近來又連年賦閒。所以一切

可見得並無  
深交  
端甫倒是有  
交情的不可  
不知  
先見

後事都不能舉辦。我們忝在世交。所以特地來奉求借幾塊洋錢。料理後事。我問他要多少。景翼道。多也不敢望。只求借十元罷了。我聽說就取了十元錢給他去了。今天早上。下了一陣雨。天氣風涼。我閒着沒事。便到謙益棧看伯父。誰知他已經動身到蘇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談了一回。出來到虹口源坊街。回看景翼。並弔乃弟之喪。到得他寓所時。恰好他送靈柩到廣肇山莊去了。未曾回來。只有同居的一個王端甫在那裡。代他招呼。這王端甫是個醫生。我請問過姓氏之後。便同他閒談。問起希銓是甚麼病死的。端甫只嘆一口氣。並不說是甚麼病。我不免有點疑心。正要再問。端甫道。聽景翼說起。同閣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道這也無所謂。深厚不深厚。總算兩代相識罷了。端甫道。我也是和鴻甫相好。近來鴻甫老的糊塗了。這黎氏的家運也鬧了個一敗塗地。我們做朋友的。看着也沒奈何。偏偏慕枚又先死了。這一家人只怕從此沒事的了。我道。究竟希銓是甚麼病死的。端甫嘆道。那裡是病死的是吃生鴉片。

想爲陪嫁丫頭之情也不然那有此理

天下真有此等事令人可恨可惱

就壞在賦閒上對於其兄是一毛不拔也有可死之

烟死的呀。我驚道。爲着甚麼事。端甫道。竟是鴻甫寫了信來。叫他死的。我更是大驚失色。問是甚麼緣故。端甫道。這也一言難盡。鴻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頭。他弟兄三個都是嫡出。這位姨太太也生過兩個兒子。却養不住。鴻甫夫人便把希銓指給他。所以這位姨太太十分愛惜希銓。希銓又得了個癱瘓的病。摠醫不好。上前年就和他娶了個親。這種癱子。有誰肯嫁。他只娶了人家一個粗丫頭。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自己的幾口皮箱。都給了希銓。這希銓也索作怪。娶了親來。並不會圓房。却同一個朋友同起同臥。這個朋友是一個下等人。也不知他姓甚麼。只知道名字叫阿良。家裏人都說希銓和那阿良有甚曖昧的事。希銓又本來生得一張白臉。柔聲下氣。就和女人一般的。也怪不得人家疑心。然而這摠是房幃瑣事。我們旁邊人却不敢亂說。這一位景翼先生。他近來賦閒得無聊極了。手邊沒有錢。化便向希銓借東西。當希銓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們鬧不對了。景翼便把阿良那節事寫

父叫子死  
子不敢死  
本國之口  
頭禪

白送了一個  
兄弟

對於所曜者  
又如此更有  
可死之道

天良盡喪至  
於如此可爲  
家庭一嘆  
更甚

信給鴻甫信裡面總是加了些油鹽醬醋。鴻甫得了信便寫了信回來叫希銓快死。又另外給景翼信叫他逼着兄弟自盡。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勸了多少。誰知這位景翼竟是別有肺腸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幾口皮箱。那裡還有甚麼兄弟。竟然親自去買了鴉片烟來立逼着希銓吃了一頭咽了氣。他便去開那皮箱。誰知竟是幾口空箱子。裡面塞滿了許多字紙磚頭瓦石。這纔大失所望。大家又說是希銓在時都給了阿良了。然而這個却又毫無憑據的。不好去討。只好啞子吃黃連。自家心裡苦罷了。我聽了一番話。也不覺爲之長歎。一會兒景翼回來了。彼此週旋了一番。我便告辭回去。過了兩天。王端甫忽然氣沖沖的走來對我說道。景翼這東西真是個畜生。豈有此理。我忙問甚麼事。端甫道。希銓纔死了。有多少天。他居然把他的弟婦賣了我道。這還了得。賣到了甚麼地方去了。端甫道。賣到妓院裡去了。我不覺頓足道。可曾成交。端甫道。今天早起人已經送去了。成交不成。交還沒知道。我道。總要設法止住他纔

到也。不可不慮。

好端甫道。我也爲了這個來和你商量。我今天打聽了一早起。知道他賣在虹口廣東妓院裡面。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厮說話。我們只到妓院裡和他把人要回來再講。所以特地來約你同去。因爲你懂得廣東話。原來端甫是孟河人。不會說廣東話。我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懂廣東話呢。端甫道。你前兩天和景翼說的。不是廣東話麼。我道。只怕他成了交。就是懂話。也不中用。端甫道。所以要趕着辦。遲了就怕誤事。我道。把人要了出來。作何安置呢。也要預先籌畫好了。呀。端甫道。且要了出來。再說嫁總是要嫁的。他還沒有圓過房。並且一無依靠的。又有了景翼那種大伯子。那裡能叫人家守呢。我道。此刻天氣不早了。你就在這裡吃了晚飯。我同你去走走罷。左右救出這個女子來。總是一件好事。端甫答應了。飯後便叫了兩輛東洋車。同到虹口去。那一條巷子。叫同順里。走了進去。只見兩邊的人家。都是烏裡八遭的。走到一家門前。端甫帶着我。進去。一直上到樓上。這一間樓面。便隔做了兩間。樓梯口上掛了一盞洋鐵洋油。



形容盡致

廣東人每有吃西瓜皮者其以醋拌之此種情形都此種情形都能寫到或謂不知如何體面會出來不實作者當日實身歷其境也

新小說 第二年第八號

三百五十四

燈○黑○暗○異○常○入○到○房○裡○只○見○安○設○着○一○張○板○床○高○高○的○掛○了○一○頂○洋○布○帳○子○床  
前○擺○了○一○張○杉○木○抽○屜○桌○子○靠○窗○口○是○一○張○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盞○沒○有  
磁○罩○的○洋○燈○那○玻○璃○灯○筒○兒○已○是○薰○得○漆○黑○焦○黃○的○了○還○有○一○個○大○瓦○鉢○滿○滿  
的○盛○着○一○鉢○切○碎○的○西○瓜○皮○七○橫○八○豎○的○放○着○幾○雙○毛○竹○快○子○我○頭○一○次○到○這  
等○地○方○不○覺○暗○暗○稱○奇○只○得○將○就○坐○下○便○有○兩○個○女○子○上○來○招○呼○一○般○的○都○是  
生○就○一○張○黃○面○穿○了○一○套○拷○綢○衫○袴○脚○下○沒○有○穿○襪○拖○了○一○雙○皮○鞋○一○個○眼○皮  
上○還○長○了○一○個○大○疤○都○前○來○問○貴○姓○我○道○我○們○不○是○來○打○茶○圍○的○要○來○問○你○們  
一○句○話○你○去○把○你○們○鴛○母○叫○了○上○來○那○一○個○便○去○了○我○便○問○端○甫○可○認○得○希○銓  
的○妻○子○端○甫○道○我○同○他○同○居○怎○麼○不○認○得○一○會○兒○那○鴛○婦○上○來○了○我○問○他○道○聽  
說○你○這○裡○新○來○一○個○姑○娘○爲○甚○麼○不○見○鴛○婦○臉○上○現○了○錯○愕○之○色○回○眼○望○一○望  
端○甫○又○望○着○我○道○沒○有○呀○一○說○話○時○那○兩○個○妓○女○又○在○那○裡○交○頭○接○耳○我○冷  
笑○道○今○天○姓○黎○的○送○來○一○個○人○還○沒○有○麼○鴛○婦○道○委○實○沒○有○我○家○現○在○只○有○這

此時人尙在  
他家也好大  
胆

兩個。我。道。這。姓。黎。的。所。賣。的。人。是。他。自。己。的。弟。婦。如。果。送。到。這。裡。你。好。好。的。實。說。交。了。出。來。我。們。不。難。爲。你。如。果。已。經。成。交。我。們。還。可。以。代。你。追。回。身。價。你。倘。是。買。了。不。交。出。來。你。可。小。心。點。搗。婦。慌。忙。道。沒。有。沒。有。你。老。即。吩。咐。過。如。果。他。送。來。我。這。裡。也。斷。不。敢。買。了。我。把。這。番。問。答。告。訴。了。端。甫。端。甫。道。我。懂。得。我。打。聽。得。明。明。白。白。的。怎。麼。說。沒。有。我。對。搗。婦。道。我。們。是。打。聽。明。白。了。來。的。你。如。果。不。交。出。人。來。我。們。先。要。在。這。裡。搜。一。搜。搗。婦。笑。道。兩。位。要。搜。只。管。搜。就。是。難。道。我。有。這。麼。大。的。膽。敢。藏。過。一。個。人。我。老。實。說。了。罷。人。是。送。來。看。過。的。因。爲。身。價。不。會。講。成。我。不。知。道。這。裡。面。還。有。別。樣。葛。藤。幸。得。兩。位。今。夜。來。不。然。等。買。成。了。纔。曉。得。那。就。受。累。了。我。道。他。明。明。帶。到。你。這。裡。來。的。怎。麼。不。在。這。裡。你。這。句。話。總。有。點。靠。不。住。搗。婦。道。或。者。他。又。帶。到。別。處。去。看。也。難。說。的。吃。這。個。門。戶。飯。的。不。止。我。這。一。家。我。聽。了。又。告。訴。了。端。甫。只。得。罷。休。當。下。又。交。代。了。幾。句。萬。不。可。買。的。話。方。纔。出。來。與。端。甫。分。手。約。定。明。日。早。上。我。去。看。他。順。便。觀。景。翼。

你在謙益棧  
看見有人送  
給你伯父的  
一張條子也  
是這樣的你  
可明白了

動靜。然後投回去。德泉問事情辦得妥麼。我道。事情不會辦妥。却開了個眼界。我向來不曾到過妓院。今日算是頭一次。常時聽見人說甚麼花天酒地。以爲是一個好去處。却不道是這麼一個地方。真是耳聞不如目見了。德泉道。是怎麼樣個地方。我就把所見的一一說了。德泉笑道。那是最壞的地方。有好的。你沒有見過。多俗。我同你去打一個茶圍。你便知道了。說時恰好有人送了一張條子來。德泉看了笑。笑道。那有這等巧事。說要打茶圍。果然就有人請你吃花酒了。說罷把那條子遞給我。我看原來是趙小雲請德泉和我到尙仁里黃銀寶處吃酒。那一張請客條子是用紅紙反過來寫的。德泉便對來人說。就來。原來趙小雲自從賣了那小火輪之後。曾來過兩次。同我也相熟了。所以請德泉。便順帶着請我。我意思要不去。德泉道。這吃花酒本來不是一件止經事。不過去開開眼界罷了。只去一次。下次不去。有甚麼要緊呢。看看鐘纔九點一刻。於是穿了長衣。同德泉慢慢的走去。在路上。德泉說起。小雲近日總算翻了。

一個大身。被一個馬礦師聘了去。每月薪水一百二十兩。所以就濶起來了。這是製造局裡幾吊錢一個月的學生。你想值得到一百多兩的價值。纔給人家幾吊錢。叫人家怎麼樣肯呢。我道。然而既是倒貼了他膏伙教出來的。也要念。念這個學出本事的源頭。德泉道。自然做學生的。也要思念本源。但是你要用他呀。閣着他不用他。自然不能不出來謀事了。我道。化了錢。教出了人材。却被外人去用。其實。形不值得。德泉道。這個豈止一個趙小雲。曾文正。和李合肥。從前派美國的學生回來之後。去做洋行買辦。當律師。繙譯的。不知多少呢。一面說着話。不覺走到了便入門。一逕登樓。這一登樓。有分教。

涉足偶來花世界。猜拳酣戰酒將軍。

不知此回赴席。有無怪現狀。且待下回再記。

偏是家庭骨肉之間。偏是難處。愈是難處。便愈多變故。搜本尋源。其發起無非爲一錢字。錢之爲禍烈矣哉。觀作者自述。每於錢財上。看得淡然。最是難

得。苟不然。其怪現狀。有不止於此者矣。  
弟死而鬻其婦。出於鄉曲無知。市井無賴。又何足奇。乃出於仕宦之家。名士之子。於以嘆前人衣冠禽獸之言。不爲過刻也。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吏重編

八二

第二十七回 一道旨調去兩廣督 十萬金再沈九命冤

却說黃知縣跟了焦按察劉太守。進了簽押房。見了孔制台。行過常禮。分賓坐下。孔制台問黃知縣道。梁凌那一案。貴縣審過幾堂。可有個確實口供。黃知縣見問。先漲紅了臉道。卑職只問過一次。却有譚村耆民。來案具保。說凌貴興是安分讀書之人。當堂保釋了。現在比差緝盜。孔制台又問劉太守道。這個案會到貴府裡告過。劉太守道。卑府曾經親自提審。准情酌理。凌貴興是個納監讀書之人。同天來又是個姑表至親。縱有不睦。何至於下此毒手。而且貴興是譚村的一個富戶。那便結識起強盜來。天來的見證人。又只是一個流丐。似乎不能憑信。焦按察接着道。此等無業游民。專門唆攬訟事。最是可惡。孔制台道。三位的意思却都與兄弟不對。或者這個是兄弟的偏見。也未可知。蕭中丞近來又病了一個多月。聽說還不會好。不知他怎麼辦法。這個案也會到撫院去告。

來。兄弟昨夜倒問出點頭緒來了。說着叫人去帶喜來來。不一會帶到了。孔制台道。喜來。你昨夜的口供。都是真的麼。內中可有謊話。喜來道。句句都是真的。不敢撒謊。孔制台道。你照樣再說一遍。喜來看見座上又有三個官。不知是甚麼官。左張右望。不敢開口。孔制台道。你只管講。不要怕。喜來無奈。只得又把昨夜所供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孔制台却拿着昨夜寫下來的那張底子。對他的話。聽得焦劉兩個。只是錯愕。黃知縣更是如芒刺背。後來聽到喜來說送一千金子的話。猶如青天起個霹靂一般。嚇的手脚都冷了。幾乎未曾把大小便都嚇了出來。喜來供罷。孔制台叫帶了下去。對着三人道。三位想都聽明白了。兄弟昨夜問他。又沒有動刑。可見得不是刑逼的。請教這個重案。應該怎樣辦法。焦劉兩個。不覺面面相覷。黃知縣便出位請叅。孔制台道。貴縣放心。此等重案。本來要出奏的。就是全案案卷。也要咨送刑部。等到結案出奏時。少不免要逐條叙出。就是蕭中丞那裡。兄弟也不敢迴護。只聽皇上的旨意。與及部議

罷了。說罷舉茶送客。三個人只得起身辭出。孔制台便下了一個札子。委了一個候補道。到發審局。會同一衆發審委員。審問此案。一面把一千人犯。押送到發審局去。却說貴興的侍妾楊氏潘氏兩個。見丈夫被捉。嚇得沒了主意。此時家中沒有一個男子。便是兒子應科。也捉去了。只得商量定了。留潘氏看家。楊氏赶到省城三德店裡。叫一個夥計。去請李豐來商量。楊氏當面見了李豐。求他設法。李豐道。空口說白話。是不中用的。楊氏道。這個自然。說不得要用錢。用多用少。聽憑李老爺做主就是了。李豐聽得。便去找着兩個發審委員商量。嚇得那發審委員。把舌頭吐了出來。縮不進去。原來他們都受過孔制台的面囑。說此案自始至終。都是賄成。今番你們承審。怕不免還有人來關說。可不准受絲毫賄賂。倘查出了。要嚴參的。況且孔制台又親自問過了喜來的口供。存了底子的。如何敢受。李豐無奈。又去尋着了孔制台的妻舅高全。許下十萬銀子。求他設法。高全道。別的事情。都可以辦得。只有這件事。格外嚴厲。近來天天傳



見發審委員。問這件事。查看口供。稍爲不對的。都逐條駁正。聽說已有兩個供的對了。那裡還好說話。李豐道。姑且去碰碰看如何。高全道。莫說十萬。就是一百萬。我也不去碰這個釘子。李豐道。這個案子。倘使認真辦起來。連舍親蕭中丞。也有點不便。只求制軍看同寅面上。從這個上面說起。便沒有痕跡了。高全道。他看甚麼同寅面上。從前康熙年間。皇帝去謁聖廟。要開中門。他還不肯呢。李豐聽了。不由的發急。對高全跪下道。這樣說起來。只怕我將來也要帶累在裡面。此刻不說貴興的事。高兄。你只算是救我。只要事情辦妥了。如果十萬不。够。那怕再添些。高全連忙扶起來道。這是認真的辦不到。並非有意居奇。李兄。既然如此。待我姑且去碰碰就是了。李豐大喜拜謝。當日高全等到孔制台事暇時。便去談天。閒閒的提起這件事。孔制台已經覺得。便冷笑道。我想不到凌貴興的神通。有這般大。居然託到你在我面前嘗試。我見廣東的貪官污吏太多了。將來這個案。我連過付贓銀的也要辦他一辦。你莫非要開個名字上去。

麼嚇得高全閉口無言。只得退出。過了兩天。那候補道來銷差。說全案人犯都畫了供了。只有熊阿七、尤阿美、簡勒先三個。不曾獲案。又審得簡勒先是番禺縣差。黎阿二是臬差。孔制台立刻下了札子。叫兩首縣火速緝捕熊尤簡三犯。限日到案。正在發落時。忽然接了一道上諭。因爲山東黃河決口。要孔制台即刻馳驛前去督工修理。所有兩廣總督印信。着交與蕭撫院署理。孔制台不敢停留。即日料理交卸動身。因想起省中各官。都是受過貴興賄賂的。交了出去。恐怕他又去弄手脚。因加了一道札子。將全案人犯。解到肇慶府寄監。交代說。等人犯齊了。即刻定罪處決。又交代兩首縣。捉獲了三犯。即移送肇慶府歸案辦理。一一交代明白。方纔請蕭中丞來接了印。立刻起馬動身。却說簡勒先在肇慶。專走私鹽。打聽得凌貴興的案發作了。也自害怕。後來又聽得全案都送到肇慶來。也不知是甚麼意思。自己走到府監裡。用了幾個小錢。去探望貴興一衆人等。貴興大喜道。簡兄來得好。你在這裡多年。或者可以同我設個法。此

刻不論錢多少。只要能翻過案來。那怕十萬二十萬。務求從速設法。宗孔道簡大哥。你可憐我被那昏官。夾得我幾乎跟了張鳳去。此刻脚上還痛呢。你如果救得我出去。我供你的長生祿位。爵興道。老表台。你禁聲。這是甚麼事。好這般大驚少怪的。宗孔道。你不要和我說。我們好歹還捱上兩夾。不像你枉做了賽諸葛。足智多謀的。只喝得一聲打。便連忙招了。要不是你招供在前。我們此刻還沒有招呢。貴興道。不要爭了。簡大哥。你去打聽有好傷藥。給我們買點來。我們一個個都受了傷了。可恨那昏官。因爲我不肯招。燒紅了一張鐵板。要我站上去。此刻我兩隻脚心。都潰爛了。寸步難移呢。宗孔道。傷藥我也要的。只有老區用不着。爵興道。簡兄快到外面去打點。不然。這個案早就結了。幸得人犯未齊。這也注定我們有救的。旁的事都可以慢。只有這件事要緊。就是簡兄在這裏出入。也要小心。簡勒先點頭答應。作別而去。心想這件事情重大。要尋一個妥當人商量。一直走到鹽廠裡。尋着一個杜師爺。原來他們做私鹽的。都與官

鹽廠的司巡通聲氣。所以勒先認得這麼一個人。當下勒先見了杜師爺。便問道。師爺。這兩天有到府裡去麼。杜師爺道。有兩天沒有去了。我不定要到瓊州去呢。勒先道。爲了甚事。要到瓊州。杜師爺道。聽說雷瓊道將近滿任。本府打算要謀升呢。我不就跟了他去麼。勒先道。不知幾時可去。我也來給師爺餞行。杜師爺道。早呢。謀的人也多。只看誰的錢多。就誰去罷了。這裡也不過這麼想。打點的錢還不知在那裡呢。勒先乘機便道。錢倒不愁。只要本府大人肯用。便把貴興一案。大畧說了。又道。他此刻十萬八萬都肯出的。只要翻過案來。杜師爺沈吟道。我們做中的好處呢。勒先道。他這個人很爽快的。此刻雖然不曾說多少事情辦妥了。少了他也拿不出來。杜師爺道。且等我找舍親商量去。勒先道。事不宜遲。要就早點去幹妥了。杜師爺答應了。勒先便辭了去。原來這個杜師爺名勤。是本府幕友徐鳳的親戚。徐鳳跟着這一位連太守。到肇慶府任。杜勤便投奔肇慶。求徐鳳謀事。此時一切都已位置停當。無可安插。徐鳳轉求了

連太守。荐他到鹽廠裡來。當下杜勤到府署裡。尋見徐鳳。說知緣委。徐鳳道。這個案是由孔制台交下來的。恐怕難辦。杜勤道。只要說得動聽。怕他不依。徐鳳道。你且說怎樣說得動聽。杜勤道。這個案要依了孔制台辦下來。省城的官。是經過手的。都是帶累着。內中還有一個蕭撫台。孔制台親自辦了。是沒得好說的。此刻他一個知府。怎麼和撫台作對起來。並且孔制台到山東去修理黃河。這個是著名的苦差。辦得不得法。便要得處分。說不定革職充軍。試問極力辦好了。却向那個討好。徐鳳聽了。連連點頭道。我試說說去。你明日來聽信。杜勤辭去了。到了明日。果然又去聽信。徐鳳道。說便說妥了。只是要見了銀子纔好辦事。杜勤得了這個信。便去找勒先。勒先得了信。便去告知貴興。貴興大喜。就叫勒先星夜到譚村去取銀。不知取來後。能翻案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大敵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傳來警信頓教膽戰心

驚

却說勒先得了信。便飛奔到府監裡。悄悄告知貴興。貴興大喜。便叫勒先即刻動身到譚村去取十萬銀子來。另外多取二萬。作爲一切零用。勒先領命。即去叫了五隻快船。叫他多添水手。限八個時辰趕到譚村。仍舊八個時辰趕回來。不論船價。船戶答應了。每船用十五個水手。撐篙打槳。如飛而去。從未時起行。丑時已到了譚村。勒先悄悄走到凌家。敲開了門。對楊氏潘氏說明了來意。二妾大喜。即將平日的窖藏。取了十二萬出來。等到天色微明時。叫人來運到船上。分裝了五船。卯時起行。趕到亥時。就到了肇慶。連忙僱了脚夫。運到寓所。便連夜去知照杜勤。杜勤又知照了徐鳳。次日早晨。便明目張膽的。把那雪白的銀子。抬到了知府衙門裡去。連太守的黑眼珠子。看見了那堆積如山的白銀子。那裡還顧得甚麼利害。即刻派差。賚了公事。到番禺縣去。叫他派差協傳天來到肇慶去聽審。可憐天來此時。恰好病在家裡。只得由祈富伏侍着。帶病前去。到得肇慶時。連太守含含糊糊的問了兩堂。貴興等衆人。盡翻前供。連太

守便把一千人犯盡行釋放。倒把天來收押起來。要辦他誣告。幸得祈富在外面打點。託人具保。天來又具了甘結。方纔得脫身回去。與母親說知。彼此一場痛哭。凌氏道。我勸你從此以後休了這個念頭罷。只當是前世的冤仇就是了。不然倒反弄得自家吃苦。天來道。此刻各衙門也都告遍了。再沒有地方好告了。孩兒不休也要休了。將息了幾天。仍舊回到省城去。從此把報仇雪恨的心。一齊放下。只代兄弟君來續娶了一房妻子。侍奉凌氏。這一天有事。走過雙門底地方。忽然遇見貴興。坐着一頂轎子。後頭跟着兩個小廝走過。天來故意回過臉來躲避。貴興早看見了。喝令停轎。走下來。趕上天來。一把拉住道。老表台。莫非又要到甚麼衙門告我麼。天來道。告也使得。不告也使得。你休來管我。貴興哈哈大笑道。梁天來。我告訴你。你想告我麼。你會上天。便到玉皇大帝那裡告我。你會入地。便到閻羅天子那裡告我。你若是既不會上天。又不會入地。那怕你告到皇帝那裡去。也無奈我何。我明告訴你。事情是我做出來的。只是奈何

不得我的錢多。我看見你因爲和我打官司。衙門費也不知用了多少。把你的家產都用窮了。我覺得實在可憐。說罷。叫小廝拿二百文錢。攢在地下。道。把這個送給你做訟費罷。我看見你精神頹喪。恐怕你忘記了。待我打起你的精神來。說罷。舉起手中的泥金摺疊扇。向天來頭上亂打。天來竭力掙脫。貴興揚揚得意。仍舊坐上轎子。回到三德店。恰好爵興來到。貴興拍手哈哈大笑道。我自從同梁天來打官司之後。用了三十多萬銀子。却不似今日用了二百文銅錢。的爽快得意。爵興問是甚事。貴興一一說知。宗孔在旁。呵呵大笑道。爽利爽利。爵興道。賢姪此舉。大不相宜。大凡爲人處世。須要知彼知己。天來自從遇了此事之後。含冤未伸。他心中何曾一日放下。幸而我們門路廣通。從縣裡起。直到督撫衙門。都打通了。究竟我們越得意。他却越冤苦。你不去撩撥他。倒也罷了。撩撥起來。他那一條死心。未免又要活動起來。再去尋出甚麼門路。豈不又要費事。宗孔道。哼！要這樣怕人。我們當初也不幹了。此刻孔大鵬那廝又走了。



新任的兩廣總督楊大人。他未到任以前。我姪老爹便打發人到南雄去。送了一份千金重禮。還有甚怕頭呢。偏是你足智多謀的。要瞎小心。爵興冷笑道。就算我瞎小心。事到頭來。大家有份。到了那時。不要又往床底下一鑽便了。貴興道。表叔說的不差。我們從此留心打聽着他就是了。當下無話。過了一個多月。喜來忽然來報道。前天新任總督楊大人到任。梁天來在碼頭攔輿。遞稟。楊大人不收他的呈子。在轎裡擲了下來。梁天來就被旁邊的戈什哈叉開去了。宗孔拍手大笑道。這千金之禮。送得着也。如今可免得人家瞎操心了。貴興也說道。可見得事前打點。最爲妥當。就如一向的官司。縣官最小。却也打發了千兩黃金。撫院雖大。然而却用不到一萬銀子。從此之後。我可明白了這個道理了。區爵興道。話雖如此。却還不能不提防。……宗孔不等說完。便哈哈大笑道。老表台。真會瞎操心。怪不得你年紀未到五十歲。頭髮已經白了。總督那裡。已經告不准了。難道你還怕他進京去御告麼。姪老爹。你快點懇求賽諸葛先生。出

個法子。不然梁天來當真進京去。在皇帝老子那裡告你一狀。皇帝老子准了。那時候非但我們躲在床底下的逃不了。就是那能言舌辯、足智多謀的、只怕也逃走不了呢。爵興道。唉。老表台。你何苦只管憊我呢。貴興道。不必多說了。我們總是留心著提防他便是了。當下叫過喜來。交代他在外面留心查察天來踪跡。喜來領命而去。有事話長。無事話短。光陰荏苒。不覺過了月餘。喜來報說天來病重。大約不久就死。大爺可請放心了。貴興問道。你這是從那裡打聽來的。喜來道。小的前日在他糖行門首經過。看見許多葯渣。已是留心體察的。故意一日走過幾遭。留心看他行裡。只看不見天來。今天早起。又在那裡走過。只見那永濟堂的醫生程萬里。走了進去。我更留心等着。看他歇了好一會。那程萬里走了。却是養福送出來的。不一會。就見他行裡一個小夥計。拿了藥方子去撮藥。小的恰好這兩天有點傷風。便心生一計。跑到程萬里醫寓裡去看病。閒閒的問他到天和糖行做甚麼事。他說給那行裡的東家梁天來看病。我問

他是甚麼病。他說是憂鬱太過。變了怔忡之症。有九分治不好的了。所以特來報與大爺知道。貴興聽了大喜。說他會幹事。賞了他二兩銀子。便叫去請區爵興來議事。不一會爵興到了。貴興告知前事。爵興道。但願他果然病了。雖然不能就死。我們也可以暫時放心。不瞞賢侄說。自從賢侄在雙門底辱了梁天來之後。我着實耽心呢。貴興道。此刻他病了。據說有九分不得好。死了固然乾淨。即不然。病他一年半。就讓他好了。也虧耗極了。還怕他甚麼。我們且回到譚村去樂他幾天。不要再住在這省城了。說罷便約了爵興。一同雇了船。回譚村去。原來貴興自從在肇慶府翻案。釋放之後。一向住在省城醫治刑傷。等醫好了。又戀着珠江風月。並未回過譚村。此時回到家來。只覺得裕耕堂上。蛛網塵封。不免也有些傷感。當即叫人打掃起來。重新陳設一番。東西書房。也都收拾停當。便同爵興兩個飲酒解悶。却說宗孔也在省城醫好刑傷。先就回家去了。此時聞得貴興回來。連忙便去探望。入得門來。先就大呼小叫。一疊連聲的姪老

爹。叫個不止。原來貴興自從翻案回來之後。因爲一班黨羽。都受盡刑罰。大家都是死裡逃生。提出了大大的一筆銀子。分散各人。作爲酌謝。宗孔便得了三千銀子。貴興又格外指給他一所房子。幾畝田地。因此宗孔平白地便變了個素封之家。那一片感激的心腸。他自己也說不出。恨不能穀把貴興叫了老子纔好。所以那狐媚巴結。較前又添了幾倍。當下一逕走到書房道。姪老爹。幾時回來的。我一點也不會知道。我來請你的萬福金安呢。呀。區老表台也來了。你們吃酒快活呀。喜來端把椅子過來。我也陪着吃一杯。貴興道。叔父來得正好。就此吃一杯罷。我們翻過案來之後。還沒有慶賀呢。宗孔道。正是正是。姪老爹幾時請客呢。貴興道。好教叔父得知。梁天來那廝病的了不得。大約有九分要死的了。說罷。又把喜來的話告訴他一番。宗孔拍手道。這更應該慶賀了。我明天親自到省城走一遭。把衆人一齊約了來。這裡裕耕堂。也許久不曾熱鬧了。也好叫。他熱鬧熱鬧。一來是我們自己慶賀。二來也慶賀天來的病。說罷。舉起

酒盅來。連喝了幾杯。便起身告辭道。我近來有點窮忙。先去辦妥了。明日好到省城去。代姪老爹請客。說罷辭了出來。自去辦他的事。到了次日一早。他果然到省城去了。將那一班狐朋狗黨。一一約齊。陸續都到譚村而來。這一日裕耕堂中。又是高朋滿座了。貴興不免又是肥魚大肉的供養起來。歡呼暢飲。叙了三天。這一天格外的山珍海錯。窮奢極侈。作爲慶賀筵席。衆強徒只不過狼吞虎嚼。笑語喧囂。惟有宗孔樂得手舞足蹈。那一種興高采烈的光景。實在形容他不出來。從日落西山起。直吃到二鼓將盡。正商量洗盞更酌。忽聽得門外一聲大叫。禍事臨頭。你們還在這裡尋樂麼。這一聲叫不打緊。却把衆人的酒都嚇醒了。不知到底是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 黃繡球

第十六回 敲糖羅王老娘說書 擬匾額黃通理勸學

伏筆

話說有一天。王老娘曹新姑二人。在個河岸邊空場上。照常說書唱書。那天說的一段書。是一件寧波府象山縣城裏的故事。講那象山在寧波府屬五縣之中。最偏僻瘠苦的一個地方。風俗蠻而且陋。百姓都是撐海船。種鶯粟花的居多。讀書人發秀的也少。却四鄉多有些土財主。內中有一家。單賸了一個孤孀。該了些田產。並無子姪。同族中也沒有什麼多人。只落得逍遙自在。自享自受。鄉隣親戚。雖然各處往來。窮的也極肯照應。但生平從不肯瞎用一錢。靠着自然之利。不想什麼富上加富。財上添財。也從不肯拿出一百八十。送給地方上做事。若是地方官。挽出鄉董紳耆。要捐他幾文。說替他請旌請封。他總不願答應。就用聲勢來逼勒他。他也不怕不動。只是做人。做在理上。用錢用得得當。同鄉的人。看他是一個孀居寡婦。沒奈何到他。後來有幾位。再三登門理勸。情分

最很却最正  
路

難却。他纔答應說。讓他看事而行。那年就有人派他助賑。又有人派他修廟宇。派他捐善堂裏的常款。他都躊躇著分文不出。那些勸他的人。不免就嘖有煩言。連官府也很恨他。漸漸的結怨不少。那時候風氣與現在不同。最重的是八股文章。象山城裏。人文雖是極壞。應考的童生。還有好幾百名。鄉試的生監。也有好幾百名。那童生到寧波府考。就爬山過嶺的不便。遇着三年大比。那生監們到了寧波。還要從寧波過江到杭州。辛苦是不消說了。盤纏也就不菲。小縣分的寒士。比不得大縣分裏。儘有帶着幾百個錢。動身。一路起早搭航船。一到省城。腰裏早已乾蕩。顧不及租考廡。買卷子的事。那沒有科舉要錄遺的。從七月初便湏由家動身。等三場考完。足足三十幾天。好不容易挨了下去。真真同女人懷胎。挨了十個月工夫。還不曉得生下地來。是男是女。弄得不好。還是死胎呢。大凡應考的相公們。中正榜。譬如生兒子。副榜。譬如生女兒。不中。就是个死胎嗎。說到這裏。王老娘敲着糖鑼。曹新姑點了兩記鼓板。笑了笑。又往下

這正是說書  
插科妙在敲  
糖鑼點鼓板  
真說得像

官府勸捐的  
聽者

九九

說道。那孤孀女人。早經存了一條心。要將所積的家私。做個正用。曉得銀錢一捐到地方上。經了官府紳士的手。多沒有實濟。名目好聽。一定十個錢。倒有八個。糜費中飽的。想來想去。又沒有一件事。不要經過紳士官府。末後又想到。平日因錢財結怨漸深。要是解悅人心。順了張三。堵不住李四的氣。反爲不美。而且總不算正用。有個實在正用。又叫人人個個。不論官府紳士。四鄉八鎮的好人歹人。都要稱贊拜服。就是冤家對頭。也打不動的一樁事情。你道是什麼事。他那一年從家裏帶了些銀錢。借着到杭州西湖上頑耍。在杭州買了一片地。雇了他寧波家鄉的木匠。造了十幾間寬大樓房。造成之後。他纔就近具個呈子。到撫台學台衙門。把房子作爲象山試館。等撫台學台。批到府縣。立案傳獎。這個信息。便將象山全邑的讀書人。鼓動起來。那個不說一聲好兒。其實他却花了多少錢呢。不過二千幾百塊。鷹洋。向例捐出一千塊。便可奏立樂善好施的牌坊。況且加了一倍有餘。那讀書人家感激他的。就連他守節的年分。造了

如此便宜事  
可惜世人都不曉得做却  
益千累萬去



修廟去報效  
官府的腰包

天下希罕的  
事多不着實  
故曰庸德最  
難

趣極

事實冊子。稟請府縣官。詳到上司。替他請獎請旌。十分體面。你們想一所試館。不過三年一回。預備考先生住上三四十天。以外還只是租給人住。收點房租。作爲修費。並沒有什麼希罕大不得了的事。就能買服人心。到這樣妥貼。如今風氣改了。八股廢了。考秀才考舉人。也要一科一科的裁了。那試館似乎無用。在當時不能不說他是一件大正經。如今的正經。是在開學堂。皇上家下了旨意。官府們也出了告示。聽說這學堂。不像從前的義塾。光教貧苦的小孩子。識幾個字。也不比向來的書院。光叫童生秀才們。每月做兩篇文章。騙幾個花紅膏火。要叫進了學堂之後。人人能通天文地理。能知古往今來。做成大英雄。大豪傑。敵得過那外國人。外國人都來學我們的本事呢。這樣講。莫非有天神天將。下凡到了學堂裏頭。可又不要亂說。大概總在讀書上來的。王老娘曹新姑二人。一抵一換的滔滔不絕。講個未了。這一段原也講得長些。講的時候。恰好畢去柔畢太太的船。攏到了岸。正對着王老娘們說書的場子。畢太太停了船。打

看破王老娘  
曹新姑之人  
偏在一個挑  
夫身上此事  
不作正文只  
是做書的真  
賊眼

發人上岸雇挑夫。這人一去不來。畢太太到船頭上等候。望見說書的是兩個女人。便吩咐別的人。看着船艙。他也上岸。擠在一羣女人當中。畧爲一聽聽聽這說的書不是尋常所有。猜着一定有人指授。又端詳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面目神氣。不像是說大書唱彈詞的。要仔細再聽下去。那雇來的挑夫。等得不耐煩。到畢太太身後催道。不要聽了。趁勢朝前一望。頓然說道。這分明是我從前住的隔壁兩個覺迷庵裏的尼姑。再像沒有了。此話一出。畢太太不容心。也不開口。就有幾個人附和着。說是像極。內中有個和尚道。說穿了。的確是的。旁邊復華聽見大家這般猜疑。曉得王老娘們不關心。是不聽見的。又不好去關照。牛怕當真鬧穿了。一時急智。故意同人家口角起來。高聲亂喊。那時聽的人就走散一半。畢太太也下了船。不多時。畢太太跟着行李挑子。到了張先生家。自然有些安排詢問的話。不必多叙。却說張先生家。因爲黃通理家。也盼望畢太太來得許久。畧將黃繡球這幾個月裏的近事。並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事。

是一片機鋒。然  
是好聽。却有  
多少愉快。飽  
滿。兩人說不  
盡。其中的意思  
乎。其中又能  
以傳神。該括  
敘事的是妙

此義亦在必  
補之列。應有  
之話

都說了。畢太太道。我已見過這二人。聽過他二人所說的書。如此這般。也說了一遍。當晚就同到黃繡球處。黃繡球開口說。姊姊來得。何以這樣遲。畢太太不接應。這句開口說。妹妹做得。何以這樣新鮮。黃繡球道。新鮮是新鮮。你但聽見張府上告訴你的新鮮事。不曾看見我的新鮮人呢。畢太太道。豈但已經看見你的新鮮人。而且已經聽見你新鮮人說過書。黃繡球道。姊姊豈有此理。怎麼來了不到我家。也不到張先生家。在外面先住了幾天。畢太太道。我是即刻纔到的。何嘗住在外面。張先生接着把話說明。大家笑了。黃繡球回頭問復華道。既然如此。當時你倒不看見畢太太呢。復華道。聽的女人。都近着王老娘們面前。我是在人背後老遠的。聽得人家議論。不去留心到女客身上。後來假意開散場子。又遠遠的照應。王老娘們回來。故此就不曾看見了。於是畢太太同張先生。黃氏夫婦們。暢談了一切。說是到家後病了幾十天。到上海因事又耽擱了幾十天。接着的信。正在病中。接不着的信。我是已到上海。在上海天天想動

回叙以前事  
理神情面面  
俱到

通極

能騙人歸入  
正路自非黃  
繡球不辦

這句插笑話  
做書的險些  
被他難住幸  
虧沒有認真

身。天天走不成。因此也就沒有覆信。遲到此刻纔來。連自己都料不到的。這一夜談的不久。第二日重新又大家叙談。黃繡球指着王老娘們說道。我自從做親拜堂。照着派的俗禮。拜天地。拜神明。以後除了拜祖宗。這一双脚膝。將近二十年。沒有輕易灣過一灣。爲了他們二人。叫我下過幾十回跪。磕過幾百個頭。當時我自己自認同發癲一樣。至今也覺好笑。王老娘擠着兩隻老花眼睛。也笑迷迷的說道。我們早曉得做人有這些道理。又同你們受這些樂境。不是我。又說句舊話。像我這大年紀。早就成了菩薩。沒有菩薩。能讓木頭爛泥做了。黃繡球舉太太一齊鼓掌大笑。舉太太又道。到底菩薩是個騙人來東西。可以騙人到邪路上去。也可以騙人歸入正路。你看這兩位。到被你拿他騙成活菩薩了。袁子才的詩。一逢僧即拜僧。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拜僧僧現在。這兩句真有見解。妹妹你是拜着了尼姑。偷或那天是和尚。上門化緣。你可有什麼法子。到他說罷。又笑了一聲。隨即到黃通理家那後面新修的屋子裏。看視一

黃繡球

問下去

以下一段隨  
文發揮

朱夫子兩句  
詩不意至黃  
通理纔闡發  
出來

周修得門牕整潔。髹漆光明。院子也鋪平石板。一棵大樹。也剪得嶄齊。樓上下桌椅書架。都擺好了。旁邊還有兩個天文儀。地球儀的架子。院子裏廊簷下。羅列的各種花草。門窗內外。一律掛了帘子。這多是黃繡球同黃通理的布置。黃通理道。我在中間齋壁上。同樓上當中一間。還做了兩塊匾額。齋壁上擬了四箇字。叫商舊培新。樓上的擬了三個字。叫多苦心。朱夫子鵝湖寺和陸子壽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我是用他這箇意思。向來總說朱夫子拘守心性之學。這兩句却極其通達精細。看他在商量下着個加字。培養下着個轉字。見得舊學不商量。就不能邃密。不邃密。就不成其爲舊學。新知不培養。或覺得新不如舊。就知了也是皮毛。浮而不實。必定要培養起來。纔覺得新的好處。轉入深沈。於是新舊相輔。兩不相離。這個功夫。你道朱夫子。不是經了一牛的體驗。說出來的嗎。如今講教育的風氣。守舊的偏着舊學。頭腦子裏漲了一部高頭講章。開出口來。四書五經。動起筆來。之乎者也。問他的實在。連

的是桐城派  
古文簡而峭

四書五經上的字。還十字有三字不識。講起來。更是十字有九字不會講了。等到拿筆寫個字條。開頭都裝了今夫且夫的字樣。底下就連之乎者也。都掉不清楚。從前看見人。代人家帶了一封開口的家信。是寫給他父親的。切記得他中間有兩句話。問他自己的兒子。在家有沒有錯處的意思。叫「小犬之小犬。其寡過矣乎。」這種文真掉得可笑。帶信的說。此人還是兩榜名下。我也說。若不是兩榜同翰林們。那裏掉得出小犬之小犬這樣的文法呢。這樣文法。莫非從舊學中出。弄得把孔明當作孔夫子的子孫。抱着大板康熙字典。說是的的刮刮。宋朝的原板初印。不要講邃密。可就疏忽荒唐。到不成句話了。近來曉得這種荒唐疏忽。多是舊學所誤。大家改了新學的口頭禪。路得。盧梭。瑪志尼。拿破崙。紛紛的議論不休。民約。民權。天演物競。也紛紛的拉扯不清。這還是在上等一層。再下一層。一本拍爾馬。不曾讀完。愛皮西提二十六個字母。不曾拚會。只學了廣東香港。上海洋涇濱的幾句外國話。就眼睛突出到額角上。說精通。

不是說得過  
分在下實親  
見此等人不  
少

二千年歷史  
人物正坐不  
知吃有用之  
苦故少有能  
造時勢之英  
雄也

洋文洋話。能彀講究新學了。我曾經遇着這樣一個人。他却會寫幾個洋字。有一天。他自己寫他姓的一個寶字。他就在寶蓋頭下。加了一個玉字。問他。他說我姓寶。這是省筆小寫。怕的大寫費事。原來他不但會寫寶字。就當他自己原是姓寶呢。這種笑話。又是從新學中出。我們這家塾辦起來。只先從蒙學初級入手。最要緊的。是擷取舊學精華。闡發新理新識。所以在舊學中。要淘汰了瑣碎迂謬的一派。發出那博大明通的解說。新學家叫做改良。就是商酌盡善的話頭。把舊學商酌盡善。參入新學的教科法子。你道是不是呀。但是不論新舊。一個人總要吃得苦。從前只把三更燈火五更雞。埋頭在八股試帖小楷的各種事情。以爲是能吃苦了。便是古來講什麼斷齋畫粥。教子成名。也不過希冀在一人的功名。利達身上。還不是吃的有用之苦。却後來如范文正公。已能有先憂後樂的懷抱。歐陽文忠公。也做了一代名臣。都是從微賤時。吃苦磨鍊而出。如今號稱志士的。纔有心進學堂讀書。或是開學堂教人讀書。却又錯

誰其知之

誰其能之

認了自由宗旨。只圖做的事隨心所欲。說的話稱口而談。受不得一毫拘束。忍不住一點苦惱。往往爲了學堂裏的飯食菲薄。爭鬧挾制。不說是貪饜肥甘。同那膏粱子弟的習氣。反拿了衛生的一片大道理。借口生風。殊不知進了一個學堂。只要看那學堂的科則程度。能否稱我來學之意。能稱的。我便安心受學。不能稱的。應該早就不進這個學堂。自家也可發憤用功。難道那學堂。天天有肥魚大肉供給我。便算是個好學堂麼。況且如今的學堂。說是培植人才。人才要有用於國。國非強種不能立。種非合羣不能生。合羣先要愛羣。強種先要保種。怎樣的保種纔能保國。怎樣的保國纔算愛國。這其中委曲煩難。自有多少苦心苦力。要慢慢的從學堂。陶鑄到二十四分。本不單說敷衍了五年。卒業。十年。卒業。領個文憑。得箇出身的話。你看哥崙布。不過一個窮人。單身萬里。四度航海。纔尋着一塊新世界。瑪志尼撐一隻小船。繞過地球。冒了萬死。三年功夫。纔開通太平洋航路。立溫斯頓。探險到亞非利加洲的內地。進了沙漠。蒙了瘴癘。



同那土蠻猛獸交鬥。幾十年不怕不怯。纔能叫那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俄皇大彼得。登了九五之位。還私換服式。雜在傭工當中。學那些技藝。法國有個名叫巴律的。看他本國的磁器粗拙。要改換做細巧些。在家築灶試驗。屢築屢換。那泥總燒不細。樣子總做不巧。他散盡家私。想盡念頭。吃盡困苦。到了十八年。畢竟被他燒成了些細巧磁器。至今法國磁磚。還是大大有名。這多不是吃得苦。所以纔能成得大事的麼。我這樓上。預備將來給學生們住宿。就又用了陸機志士多苦心的一句詩。題了這三字。好叫他們觸目警心。這句詩的上一句。叫惡木豈無枝。見得人。有肢體。如同木有極枝。木雖惡。極枝沒有不生發的。人雖不肖。一旦能吃苦立志。也沒有不成器的。一席話。畢太太聽了。連連點頭。稱是。黃繡球聽到後頭。引證哥倫布的幾件故事。更着實出神。畢太太等黃通理說完。便道。當初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有個大儒福澤諭吉。沒有師授。自己學那英文。獨力創了一所學校。名叫慶應義塾。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的開山祖。

師。日本國人。知道講求新學。也自此而起。他國皇改革維新的事業。也請教這位福澤諭吉的大儒居多。通理先生同我繡球妹妹。可算異地同功。日後果見繡出全地球來。駕過區區三島。就更駕過那福澤諭吉。我要再送一塊堂名的匾額。用那易林上駕福乘喜的句子。叫做駕福堂。爲這學塾慶賀落成之喜。黃通理忙道。這個何敢。既承美意。把我那四字齋額。移到外面門上。中間齋壁上。另製一塊堂匾。叫景福堂罷。萬萬不敢希望福儒的功業結果。也存着個景仰的心。勉勵做去。不至於墮落。就真託福不淺了。當日黃繡球原已交代家下人。端整家常酒飯。並囑王老娘們。帮着料理。隨即開了兩桌飯。在景福堂內外分擺出來。張先生同黃通理、黃鐘、黃權、復華等。一桌。畢太太、黃繡球、王老娘、曹新姑等一桌。後事如何。趁他們吃飯當口。消停一會。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次做壽

話說畢太太大衆吃飯之後。說些閒話閒事。這日仍回張先生家。連日部署行

足見辦事之  
難無堅持耐  
苦之性鮮不  
有姑靡終

李料理酬應。與黃繡球家往來一切事務繁多。約莫又將近一月。那黃氏家塾的規模章程。粗粗議定。覺迷庵準開女學堂的事。也在這當口。大家商議過了。那畢太太帶來應用的書籍器物。足足的有十幾箱。分散開來。添做了許多書架。凡是零星物件。本地買不出。一定要用。或是備而不用的。也都齊全。記出一篇帳來。連水脚關稅。差不多用上一千數百番。這注帳。都是畢太太所墊。合起黃氏夫婦。修房子。買傢伙。收拾覺迷庵。點綴衙門口。也在一千以外。往後的經費。通盤籌劃。並無着落。又沒有生息的款子。就這兩個一千以外。算畢太太同黃氏夫婦。兩分擔任。纔只創成個局面。不曾下手做事。雖說大家各盡義務。無甚開銷。究竟同志不多。沒有人可以贊助。能穀贊助的。又或材不勝任。那家塾同女學堂。要兩處完全周到。狠不容易。若是女學堂在別處另延教習。這女教習。又不比男教習易請。男教習真能任教授資格的。已是難得。女學未經發達。別處便有識字知書。深嫻禮法。又肯熱心女學的閨秀良媛。只恐也自習有餘。

在黃繡球是  
老法門在如  
今教育界上  
自是新法門  
能言能行惜  
尙無人行之

教人不足。內地更不比通商大埠。風氣大開。女人總有多少不便。若是就地推選。無論尋常的人。不必講起。幾個紳衿家的誥封夫人。千金小姐。也都推選不出。黃繡球因此同大家商議了好些日子。那家塾大致已妥。只等擇期布告開學。惟有女學堂倒易說難行。提議不決。後來黃繡球變了一條計策。說我們這女學堂。且不照大概的教法。仍舊用我教王老娘曹新姑的法門。編些歌唱演義。如二十四史演義。二十一史彈詞之類。比王老娘們的稍文雅些。淺近却是一樣。刻好釘成雪薄的本子。再揀畢姊姊帶來的最新唱歌書。繪圖速通虛字法。各種天地人物的圖譜畫張。每日在那學堂裏教與人聽。指點把人看。學生約定額數。先招五十名。年紀要在十三四歲以下。教的時候。指點的時候。也按着班次。先後一律。每日也分午前午後兩班。每班若干人。上午教兩個鐘頭。下午也只教兩個鐘頭。七日來復。也散歇一天。惟第六日不歇。這個法子。有幾樣好處。頭一。我同畢姊姊。只要每日輪流。分兩點鐘的工夫。到女學堂去。第二。那

刻的本子。由學生帶回家去。叫他家所有的人。都看得懂得。一箇學生身上。就譬如化了多少學生。有人想來要這本子。每本賣他十四五文。除去成本。積下來可以補助添印。第三名爲教女小孩子。實則連男孩子。並不論男女老少。都看了有益。算得見個普通社會的教科書。外面地方。聞風繼起。或是照樣編起來。或是來借刷我的稿子。就從我這五十名女小孩子。教出五百名。五千名。乃至四萬萬同胞。多得了影響。有了這個影響。任他們各就各處的。深處去求。高處去學。先替他們做箇開通知識的引子。收效必定不小。第四。照這個程度。半年可以卒業。卒業之後。另招五十名。等到年半兩年。三四次卒業之後。可將此事推給曹新姑。我們再做加進一層的辦法。等到加進一層去辦。這兩年中。所教的女學生。又化出去。接上來。你看不到十年。我們這村上的女子。世界成個什麼樣兒。一定出幾個人。如英吉利提倡女權的傅蓀紗德。鎔鑄世界的奈經慨盧。俄羅斯欲專制地球的伽陀釐一流人物。像我生平夢見的羅蘭夫人。想

儼然有自負  
之意像黃繡  
球自是當得  
起

一一三

見的美利萊恩也一定有人可以承當的。畢太太道：這除非妹妹將來承當得起。此時照妹妹所說，真是平實切近。大有道理。但我怎樣能附得上你。黃繡球道：我又何嘗有什麼本領學問。這些編造的事，還不靠在通理一手承任。一面編一面刻。索性過了端午節，歇了夏。到秋季開學。這幾個月內，甚爲寬舒。你我也趁這幾個月，再涉獵點。再斟酌些。還要再想法子。籌出一筆錢來。黃通理當時聽了這一番話，沈思點首。末後纔開口說道：這個教授的法子，的確甚好。虧你真想得不錯。看似極淺俗，幾乎不成了箇學堂格局。細細想去，實在使得。只收十三四歲以下的，尤其穩當。在我們內地，不至於駭人耳目。弄出別的事來。現在在外面各省的女學堂，不是說什麼內容敗壞，就是徒有其名。再不然，又同那浮囂詭秘的維新社會一樣。只聽他說經費不足，却籌了多少經費。不曾見個什麼影子。過了些時，那已籌的消耗了。未籌的就經年累月，不得成功。反將購辦的什物變賣，抵充房租火食。再支持不下，就關門落門。一個個的分散開。

確有此境

不肯揀煞他

了。如今我們的這樣辦法。經費是極有限了。終久不能說不要經費。所難的。只恐就在這一層上。畢太太道是呀。我這次路過上海。在這些裏頭。又很查考了些。不說別的。單講那上海甚麼馬路的一個學校。起先在泥城橋發起的時候。租了大洋房。規模十分像樣。不上幾時。移到一條街內。又不上幾時。移到現在的地方。學是開了。事是辦了。經理的人。是實在吃力得很了。在先的經理不下。換了在後的。在後的經理不好。又換了在先的。換過兩三次。支了一兩年。聽說他校內。仍是塌蹶不堪。因塌蹶而敷衍。弄得毫無規則。其中的女學生。走出外面。不獨是沒有女學生的形式。却往往連形式。都看不下去。穿的衣服。甚至於爬上許多蝨子。還脫不下來。有些輕嘴薄舌的。笑他們。說是他們只有一條愛國的心腸。死命的想那愛國的方法。所以連自己衛生的道理。也沒有功夫去問。正見得他們肯吃苦發憤。其實平心而論。他們總因為生計艱難。做幾套衣服。真不容易。又大凡中國女子的性質。多半疏懶。塗脂抹粉。只管同砌牆頭似

也確有其境

在下着實認  
識的不少

女子世界之  
污點大半誤  
認此種平等  
而來

是極是極

的胭脂塗得通紅。水粉搽得雪白。他那頸頸子底下。一圈兒黑泥。却像一道鐵箍。日久月深。刮都刮不掉。洗更洗不清的。不知多少。但是要塗脂抹粉。還說不定。早晚洗個把臉兒。一到到了女學堂。儘可以爲着不用脂粉。連臉也少洗幾次。臉都懶得洗。那身上想必更懶得去擦。污裏八糟。怎樣不會生出蟲子來呢。也有自命志士的。頭髮養得又長又亂。身上的內衣。穿得同煤鍋一般。早上起來。來不及洗臉。就吃飯。晚上到三四更天。連着外衣。就滾在床上。呼呼大睡。今日如此。明日也是如此。這種性情。向來是中國的名士派。叫做不修邊幅。又叫做落拓不羈。那些女學生。若是也有這種性情。以爲男女平等。正好一樣做去。既可省事。又可省錢。不曉得這種情景。大不文明。文明的人。第一以潔淨爲主。潔淨又不是專講修飾的說法。不可誤會。大約一個人能愛潔淨。總有個愛好的心。做起事來。不論好歹。總有個精神可見。若是一味的隨便。潔淨也使得。不潔淨也使得。那就習於懶慢。懶慣了。就處處打不出精神。想點正經心思。也是



可歎此中情  
形在下極其  
原諒

陰柔疲軟。不能振作。自古言有餘而行不足的。雖不都是這一班不愛潔淨的人。大概不愛潔淨的。也十居五六。學堂既是造就人才的。不把這敗壞根由。先振刷了。怎樣能將文明思想。灌輸進去。所以像上海那教會中開的中西女學堂。通理先生。該是知道的。他那一座大洋樓。高敞寬明。不消說起。便是他裏面起居動用的什物。件件精緻。在堂宿息的。個個都是鐵床。出來的學生們。大大小小。無不衣履鮮潔。行步整齊。便有幾個貧苦人家女兒。自己料理不周。既進了他堂中。總得合他的規則。不然竟其不收。這無非經費充足的原故。經費不足。就不免諸事遷就。始而遷就。繼而撐持。撐持不住。又收不得場。一個人辦的。不免意懶心灰。兩個三個人合辦的。更就彼此觀望。日夜作無米之炊。彌補了前頭。虧空了後面。籌算運動。還來不及。那再存心想。講到堂裏的教育。所收的女學生們。失了教育。也只沾染些習氣。加上那本來疏懶頑疲的性質。怎麼不要腐敗出來。張先生至此。忽然插嘴說道。聽諸位講這些話。真真做一樁事。好

此一段又推  
開去生出敷  
佐波瀾所謂  
無窮出清新

不煩難。我是一個公門中奴隸。配不上參議這個。却是開學堂。不過爲造就人家的子弟。聽諸位所說。要這樣費力盡心。纔算道理。要這樣想法籌款。纔能經久。我就不懂。向來我們中國人。請一位教讀先生。看得教讀先生極其尊貴。責備教讀先生。也極其清高。平等人家不說。那官府人家。說起西席老夫子。大到極處。吃酒席總是第一座。奉旨不能讓的。似乎鄭重無比了。那裏曉得所說的。竟同所做的大相反對。請兩個師爺。必定是教讀師爺的錢少。開兩桌飯菜。必定是教讀師爺的菜壞。住的公館宅子。總是揀賸下來的房子。請教讀師爺鋪床。用的底下人。終日在外面閒蕩。教讀師爺。一個月裏。偶然離一離學生。便說脚步散。沒有坐性。終年的。主人延賓拜客。却從不拜一拜教讀師爺。這個尊貴教讀的意思。在於何處。我想請個教讀。無非爲自己兒子讀書。不講什麼尊貴。總要叫這教讀。用心在我兒子的身上。我盡了敬重先生。不犯天誅地滅的罪。纔能叫先生也不誤人子弟。不受男盜女娼的因果。照如今請教讀。待先生這

開學堂之人  
聽者這道理  
豈但相近實  
在不錯難得  
張先生倒能  
曉得天了身  
在其中者反  
不若未入其  
中者明白往  
往如此

此語亦自不  
可少不然似  
乎把張先生  
本業太覺拋  
荒

樣光景。不但先生就誤了我的子弟。並不耽過。而且自己把子弟先已誤了。對不住祖宗。這個想頭。料必就同辦學堂的道理相近。辦得不好。不但對不住衆子弟的父母。也對不住國家。要培養人材的主意。遭踢了衆子弟。就是遭踢了國家人材。現在人材很難得的。可禁不住一處一處的學堂。遭踢開來。所以諸位雖是辦個家塾。辦個小小女學生。想出些好法子。又想立得經久。實在是不錯的。我張開化人是在公門之中。這些道理。却悟得透了。新官到任以後。那改併書院的事。不由我經手。我也一直同諸位在一起。不去理會。剪直的從此跟着諸位辦事。不願理會那官辦的事了。黃通理道。改書院的事。你可以不消理會。那法律上的事。同近來舉辦警察。你是離不脫的呀。張先生道。你看我近來公事。都交給夥計們。不去過問。等諸位各事辦成了。用得着我。我情願縮做小孩子。請諸位教導教導。不則我還有一個主意。現在不說給諸位聽了。旁邊復華張着眼睛。看大家此談彼論。只有黃繡球。半日不語。大家聽張先生說到此

處也無話接下去。低低的向着黃繡球道。姊姊。我那筆錢。不好用麼。也有一千多呢。黃繡球陡然的站起來。走了開去。用手招復華行至外面。黃通理也趕上去問是何事。原來復華的那句話。大家都沒有在意。只有黃繡球聽見。故此走出去。要問復華一個實在。那時黃通理黃繡球先後走開。張先生同畢太太也出了景福堂。及至黃繡球同復華問過了話。張先生已去。畢太太與黃鐘黃權。在那裏談笑。只見他兄弟二人。拿着他母親教王老娘們的。一本說唱底稿。帶着帶問。畢太太贊了幾聲。隨後也仍回張先生家。這裏黃繡球自與黃通理。趕辦各事。三日兩頭。照常同張先生畢太太等。往來商酌。王老娘們也照常做他的女先兒。有一天。又是陳膏芝。陳鄉紳自己。做生日。他老太太。又叫家人們。在街上彈唱的場子上。喚了王老娘曹新姑到他府裏。那老太太見王老娘這般年紀。還是像強健得很。覺得自己雖然福氣好些。精神還不如他。老年人碰着老年人。說話投機。就談得十分親熱。這日外面的熱鬧應酬。都有人承值。那王老

伏筆

絕好引線節  
節生動

得神

娘們說的唱的也無人愛聽。只有這老太太用兩個丫鬟在裏面服伺着。叫王老娘們說說唱唱。作個陪伴。那老太太聽了又談談了又聽。中間問起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出身來歷。二人雖則吞吞吐吐。不曾實說。老太太却是絮絮叨叨。問個不了。後來老太太因為咳嗽了幾聲。躺上床去。叫兩個丫鬟。搥着兩隻腿子。把臉朝着床外。而王老娘道。我就是這個咳嗽毛病。怪可厭的。咳得不好。就要起痰。一起了痰。胸口就有幾天不舒服。這痰又吐不乾淨。請過多少大夫。吃過多少藥。年年吃燕窩。吃白木耳。總順不下去。你倒一向強旺。沒有什麼病麼。王老娘一時觸動他的舊事。說我從前也是這撈什子的痰。常要發作。去年纔奇怪呢。說到這裡。曹新姑搶住接道。去年我乾娘那痰病發了。厥過去好半天。醒過來。大吐一頓。吐出一塊同冰糖似的。從此直到如今。沒有發過。連咳嗽都除了根。並沒有吃什麼藥。所以真奇怪呀。王老娘原意要叙他碰着黃繡球的一段故事。看曹新姑搶着說了。又暗中得了個眼色。便不往下再說。那老太太聽了。又

神理妙妙

轉捩靈捷

道。這是你一定有菩薩保佑了。怪可憐像你這種人。比不得我們。到底菩薩有眼。你好好的修着罷。王老娘聽見提起了菩薩。忍不住又道。菩薩的靈不靈。我倒活了幾十歲。修了幾十年。參他不透。老太太便問。這是句什麼話。你不信菩薩便罷。信了菩薩。沒有個不靈的。曹新姑忙又道。不慌不慌。請聽外面鬧嚷嚷的。爲什麼事。老太太靜心一聽。就坐起來。叫一個丫鬟。到外面張了一張。說。老婆子們同二爺們口角。不知爲了何事。老太太吩咐喊進一個老婆子來。又叫了少奶奶進來。先說今日是老爺的壽辰。圖得大家安靜。連我也要替老爺取個歡喜兆頭。不肯生氣。你們大胆的開得聲音。到了我耳朵裏。少奶奶們也不鬧着些。外面的客人。來了多少。席面可端整齊備。廚房裏的酒菜可好。少奶奶也該招呼周到些。難道還要我出來催三督四的嗎。少奶奶你去查查。那個底下人。同老婆子吵。我立刻告訴老爺。攆掉了他們。老婆子站着不敢則聲。少奶奶見老太太動了肝氣。也引了王老娘們退出來。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新小説 第二年第八號



二百十二

1111

割記 小說 知新室新譯叢

(一卷)

上海

知新室主人譯述

一三三

弁言

余生平最喜讀中外小說。壓綫之暇。尤好學作小說。迨譯小說。此凡知我者之所共知也。顧余未能有所供獻與吾國人。而僅僅爲繙譯界小說家之一馬前小卒。是我負學歟。抑學之負我歟。當亦知我者之所同聲一歎者矣。此篇皆平日讀外國叢報時。摘譯其小品之有味者。而拉雜成之。其無條理。無宗旨。亦猶是曩者所譯諸篇耳。至何者爲英文。何者爲法文。則並余亦不能自憶之矣。

乙巳仲冬

譯者識

頑童

美國某夫人。富而仁者也。於慈善事業。恒三致意焉。一日偶游某學堂。適某學童以過失被罰。面牆而立。叩諸其師。知此童實以頑梗著全校。教化無所施。嚴

弁言

一



罰終不悛。師且窮於術矣。復孺然問曰。君亦嘗善待之乎。曰。始余非不善視之。奈彼之野性不馴。非復可以待諸生者待之矣。夫人默然。視學既畢。特就頑童而詔之曰。某日散館後。子其過我。必毋辭。囑畢乃去。至日。童果應召至。夫人大喜。以優禮待之。與之坐。示之以書畫玩具。娛之以鐘鼓琴瑟。日既夕。餉以盛饌。其意蓋謂天下之人。苟以至誠待之。當無不可以感化之者也。食既。笑而問曰。滿堂諸生。皆坐以承教。而子獨面壁立。吾以爲辱莫大焉。而子顧樂之者何耶。夫人蓋將於此下鍼砭也。詎言未已。童亟應曰。前日之受罰者。非我乃彼德也。彼以夫人與之。有今日約。特賂我一銅圓爲之代表耳。

檢廩子曰。讀此篇者。鮮有不怪頑童之頑者矣。然而吾猶以爲孺子可教也。何也。彼猶能憶夫人是日之約也。非獨憶是日之約。且賂人代表以赴約。是猶有羞惡之心者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頑童猶得爲人乎。吾入世以來。所見無羞惡之心者。蓋比比然矣。頑童頑乎哉。

傘

西洋人所製傘。以絹爲之。輕巧靈便。較之中土油紙之製。粗重臭惡。殆不可同日語矣。然惟其輕巧也。每易遺忘。亦最易誤取。雖平日於他事。極狷介誠樸者。於此或自忘其狷介誠樸。非忘之也。蓋不必其出於有心也。此殆與中土夏日之扇相類。偶誤取攜。君子或有不免耳。美國紐約人某甲。偶出行。遇雨。適忘攜傘。又以冠新冠。不欲爲林宗之折角巾也。必不得已。擬購諸市。而一時又苦無物色處。張皇間。見有張蓋前行者。其友也。大喜。將追及之。蓋欲與並肩偕行。借其傘之半。以自庇。便以求傘肆也。追既至。手撫其肩而謂之曰。良友。吾將有求於子之傘也。其人回首却視。則儼然面目者。一素不相知之人。非其友也。甲知自誤。惶恐將謝過。而苦難措詞。正躊躇間。其人之面轉赤。狀極忸怩。遽以傘授甲。曰。吾固未審爲君之物也。謹以返璧。言已。匆遽冒雨行。甲乃於意外得一傘。且不知其所自來。怪爲異事。作函遍達親友。傳爲笑枋云。

檢塵子曰。一傘微物耳。無意失之。或不足以掛齒頰。無意得之。君子或不免於內疚矣。願乃函告親友。傳爲笑枋。何故。且我無意得彼無意之得。而致彼之慚焉。亦不思他日果遇眞主人。公何以爲情耶。一笑。

### 演說

演說一道。最易動人。故歐美特多。分門別類。幾於無一處。無一業。無演說。晚近日本學之。亦幾於無一聚會。無演說。甚至數人之會。亦必爲之。其狀殆如吾國之說書。不過一則發表意見。就事論事。一則抱守陳腐。徒供笑謔。宗旨不同。智愚斯判。然在西國演說極難。非有新理想。新學術。必不足以鑿聽者之望。而其民之智識。又大都在普通以上。不若說書之可以隨意欺人也。故演說之人。平日既有習練。臨時尤有預備。而不敢輕於發言。凡有可以取悅聽者之意者。無不粲蘇張之舌。爲委曲之談。蓋將以博聽者之鼓掌歡迎也。是故登臺者。每兢兢惟恐不能得臺下人之歡心。若優伶之必以喝彩爲榮者。殆亦演說家之

通病歟。

美國某社。一日演說科學。來者概免入場券。而聽者仍寥寥無幾。聽席寂然。無讚揚者。主演席者。興味索然。幾不能盡其辭。俄一人施施來。衣衫殊襤褸。既入。即就近據戶旁之座而聽焉。坐甫定。即鼓掌頓足。一若不勝其歡迎也者。他人遂亦從而附和之。自此掌聲雷動。不絕於耳。遂各盡歡而散。演說者頗感此襤褸之人。將行。特過其前而謝之曰。拙論極蒙稱賞。具見知音。其人喏曰。不佞何嘗稱賞尊論乎。實告君。頃君所言云。何實毫無所聞。不過以此處並不取費。故特借以避外間之寒威耳。至頃之鼓掌頓足。亦某取暖自快之一法。於尊論乎何與。

檢塵子曰。乙巳六月以後。抵制美約事起。各社會之演說者。無虛日。試往聆之。則今日之演說於此者。明日復演說於彼。屢易其地。而詞無二致。如移置留聲器然。不知視此爲何如也。

吸烟

某處大讌會。少長咸集。馬園車塞。盛會哉。席終。賓客俱散坐。一老者探囊出小匣。徐啓之。取雪茄烟。笑顧座旁他客而問曰。君亦喜吸雪茄烟否。其人以為老者將贈之。以烟也。亟應之曰。唯唯。老者乃領首徐徐曰。然則余雖對君吸烟。亦不致為君所厭惡矣。

以鱷為戲

戲亦多術矣。胡為乎有取於鱷也。鱷之為物。身碩而多力。古即能為人患。故見之者避之。惟恐不及。否則亦餌捕而誅之耳。乃不謂近人竟有參之以為遊戲之具者。豈非聲色犬馬之外之別開生面者哉。法蘭西人。有方姓者。生平雅好此物。前後所獲。大小無慮數十百尾。於僻靜處所。鑄鉄為池。蓄水以參鱷。日哺以牛羊之屬。鱷游泳其間。亦自忘其為囚也。鑄池巨且高。方日梯而升。俯而瞰。鱷習聞見之。且趨其哺也。方以外。一切聲音笑貌。絕無所聞見。久而久之。遂畧

辨語意。呼之使來。揮之使去。操縱惟方之命。於是樂不可支。日下水與羣鱷相嬉狎焉。其下水時。亦不以火器自隨。惟手持短棍。聊以自衛而已。他人見之。莫不爲之膽寒。而方獨處之泰然。意且謂此外無以自娛也。寵之愛之。不啻視爲第二性命云。

檢塵子曰。鱷。惡物也。性何以能馴。觀此。豈鱷之能馴耶。殆以人習鱷之性。與之相近耳。雖然。戲亦多術矣。於此烏乎取。如曰。好奇。則奇於此者未嘗無有也。吾於是百思不得其解。僅謚之曰。甘與異類爲伍而已。

### 魚溺

日耳曼格物學家某。生性好奇。喜顛倒物性。使之反其常。飛者走之。走者飛之。不以爲異也。一日忽又發奇想。擬設法使游泳之魚。托生於水面之外。因釣取方長未大之鯉一尾。注水於櫃而畜之。躬自哺飼。而默察其性。日必輸出清水一匙。而以養氣若干納水中。適相當取出之水之量。毫厘弗爽也。行之既久。水

日少而氣日充。又久之。水且不足以蔽魚體矣。而某之輸水納氣猶不少輟也。察魚之呼吸。漸覺不便。而悶不可耐。他種動物。入水後即不能呼吸自如。而魚類則出水後。反不能呼吸自如云。兩鰓翕張。強勉殊甚。未幾水全涸。而魚竟不死。蓋失水之後。實借空氣以自養云。自是鯉竟盡脫水族之習慣。而與陸地之動物無異焉。此格致家者。於是大喜過望。珍之若拱璧。愛之逾掌珠。繼且取出櫃外。置之平地。與猫犬同豢。鯉亦頗善伺主人意。往往追隨左右。若小鳥之依人。有時蠅蚋飛過。爲其所見。則必縱身躍起。捕而食之。蓋猶是水中追逐虫蛆之性也。一日主人偶出閒步。過一板橋。鯉跳躍以從。亦趨亦步。追隨於後。一如平時。方至橋中。忽一蠅橫飛而過。鯉見之。即縱身一躍。攫而食之。用力過猛。不覺躍於橋欄之外。誤墜河中。竟溺死云。

檢塵子曰。吾聞有浪子之改過者。復使入伎家。則面頰侷促。又聞有惡少之遷善者。復使詈人。則啞啞然不能出諸口也。殆與此魚之溺相類。

(未完)

# 愛國魂傳奇

川南 筱波山人著

## 第二齣 勤王

(生扮文天祥戎服上)

小皮靴。華夏杞憂海門夷擾喚起雄心不少。江淮日落却愁漲到風潮穢塵。匝地胡燄薰天戰局何時了。移來時勢英雄造統將兵馬陣雲交仗國威去征討。

(嘆介)近聞建康失守。岳州復破。江陵一帶相繼叛降。實可痛恨。昨統率勁旅入覲京師。上書不報。命知平江。俺只得前去訓練精兵。待時恢復罷了。

四門泥。忍回首湖上風光美好。太息這元戎媚敵痛恨他相國潛逃揚州波湧廿四橋。吳宮月冷一池沼。金戈飛到胡兒恨。遙鐵馬喧鬧魂兒乍銷。聽畫角一聲聲。只向愁腸繞。



你聽前面人聲四起。好不惱煞人也。

**前調** 原來這暮鼓晨鐘警報莫說甚剷除異種更無個敵愾同胞西征怎得進班超南渡依然泣王導馬前憑眺鷹尾輕搖帳中歌嘯唾壺頻敲逞雄威與諸君直抵燕雲古道。

急行介

**金剛石** 怕只怕阿珠韃子四圍遶怕只怕巴延胡兒一人豪怕只怕臨安頹厦如燕處危巢怕只怕漠北英風如龍游海島山川蕭條風景蕭條感時淚濺驚心鳥嗟滿座狗續金貂則索要清海宇誰把狼煙埽則索要除戎禍誰挽狂瀾倒男也同胞女也同胞二三豪傑目覩此故宮禾黍撫案悲號

(雜扮探子急上)敵軍已至護牙山前廣德軍四安鎮大敗請主帥連帶兵入衛。(生作撫膺大慟狀)教俺如何是好。

**前調** 聽說這滿腔血洒斷腸草聽說這萬頃魂驚送晚潮聽說這將軍飛來



烽。火。連。天。高。聽。說。這。醜。虜。猖。狂。鼓。角。催。人。老。兵。兮。誰。招。魂。兮。誰。招。恨。婢。膝。奴。顏。  
知。幾。早。盡。覩。然。帖。耳。新。朝。則。待。要。衛。翠。華。血。濺。晉。嵇。紹。則。待。要。抵。黃。龍。追。蹤。岳。  
少。保。山。也。非。遙。水。也。非。遙。前。途。浩。浩。揮。金。戈。乾。坤。色。變。任。我。龍。跳。

(向內問介)餉械整齊侍候。(衆應介)整齊了。(生就此起行。)

**尾聲** 江。南。煙。雨。憑。哀。悼。不。管。他。千。金。鉅。任。一。肩。挑。願。仰。仗。天。威。去。潯。清。海。嶠。

(衆同下)

(未完)





通俗精神教育新劇本

# 班定遠平西域

曼殊室主人 度曲

一三五

## 第二幕 平虜

徐幹帶四軍士上

班超常服上

中慢板

班超行台唱

想民族競生存惟強斯顯作軍人耐  
勞苦分所當然我班某出玉門身經百戰冒砂烟餐積雪二十餘年執兜題定  
疏勒不煩一箭斬神巫威廣德乃服于真那姑墨石城破夷爲郡縣那莎車地  
饒沃墾作民田那番辰屢反覆終成塗炭那烏孫服王靈榮賚蟬聯那月氏驕  
而敗卒修貢獻那龜茲最崛強無術圖全那焉耆去漢遠恃其天險我大軍從  
天降泥首求憐踰葱嶺迄縣度羣夷革面我國旗日出入處處高懸移節麾宣  
威靈今臨善善啞啞啞埋位坐唱施一回霹靂手了此因緣呀  
呀呀白某班超自從奉命專征在關外二十二年定西域五十餘國皆係以夷  
攻夷不煩中國一兵一餉今日羣戎喁喁向化服從漢家如依慈母皆賴列祖  
威靈國民洪福本帥不過會逢其適獲收成功罷了現在巡行到善善國不料

國王阿廣。因有匈奴使來。禮意頓減。細想起來。非有一番示威運動。不能服他了。自古道。先發制人。後發爲人所制。我想今夜先除虜使。再作計較。豈不是好。

顧徐幹白

徐將軍。徐白 元帥。班白

你今夜替我率領健兒。直撲虜館。禽其渠魁。不得

有悞呀。徐白

僅依元帥將令。就此前往預備呀。徐下

四軍士隨下 班白

布置已妥。待

我退帳。靜聽好音呀。班下

小鑼鼓

一雜鬚高頭禮服偏懸寶星扮匈奴欽差驕客上

一雜鼠鬚眼鏡尋常西服扮隨員上

欽差

唱雜句我個種名叫做 Turkey 我個國名叫做 Hungary 天上玉皇係我 Family 地

下國王都係我嘅 Baby 今日來到呢個 Country

作豎一指狀

堂堂欽差實在 Pro

ndly 可笑老班 Crazy 想在老虎頭上 To play

作怒狀

叫我聽來好生 Angry 吓難

道我怕你 Chinese

難道我怕你 Chinese

隨員唱雜句

オレ係匈奴嘅副欽差

作以

手指欽差狀

除了アノ就到我エライ

作頓足昂頭狀

哈哈好笑 シナ也鬧是講出

へタイ。叫老班箇嘅ヤツツ來ウルサイ。佢都唔聞得オレ嘅聲名咁タツカイ。

真係オーバカ咯オマヘ。你莫估話你會カンガイ。誰知我カンガイ重比你

ハヤイ。等我來收拾你個點ヨクフカイ。睇吓你ユワイ唔ユワイ。今日錦節

皇華幾咁リツバイ。作以手指鼻狀你話ハナタツカイ。唔タツカイ你話ハナタ

ツカイ唔タツカイ。欽差白匈奴國欽差烏哩單都呀。隨員白ワタシハ匈奴

國隨員モモターロウ呀。欽差白未士打摩摩。(ニヒモモ)你滿口噤噤咕嚕。呷的

乜野傢伙呀喂。隨員白未士打烏。我講的係 Japanese Language 喇。你唔知道咯。

近日日本話都唔知幾時興。唔噲講幾句唔算濶佬。好彩我做橫濱領事個陣。

就學噲了。只怕將來中國皇太后都要請我去傳話哩。欽差白喂喂喂。咪講咁多

閑話咯。箇嘅老班嚟到。點樣作置佢好呢。隨員白唏。你硬係啲嘅。箇嘅老班帶三

十六個病貓嚟。你打理佢做乜野啫。今晚有乜事。不如開樽威士忌。滴幾杯昏

覺罷咯。欽差白未士打摩摩。果然爽快。嚟嚟嚟。飲杯飲杯。欽差隨員飲酒連飲。欽差白

飲得真係有趣。等我 Sing 幾句 Song 你聽吓呀。隨員白好呀好呀。欽差唱西歌雜

句云云 隨員拍掌白 Very good very sweet very nice 欽差白 喂、你亦唱幾句呀。隨員白 等

我唱隻日本歌你聽吓呀。欽差白 good good 隨員唱日本歌云云 欽差白 唔、我就唔覺得

有乜好聽咯。隨員白 係咯你估有聽新華喉底咁好样。各作醉態 欽差白 醉咯醉咯。

昏覺罷。在枱口揭帽白 Good night gentlemen。下 隨員在棚口鞠躬白 ミナサン。我亦去

ヤスミ咯。下

熄滅電燈 徐幹帶四卒荷鎗上白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某徐幹奉元帥將令。翦除虜使。時候已到。須即前往呀。下少停一息 內鎗聲響徐幹

捧首級上白 元兇已除。追騎隨至。準備迎戰呀。內鎗聲復響 雜扮匈奴兵六人持鎗上交戰

匈奴兵敗追北三次 電燈復明 班超上埋位白 方纔命孩兒們行事。諒早成功

也。徐幹上 大功告成。作速復命。入見 白稟元帥。匈奴公使首級一顆呈驗。班超白 果

然奮勇可嘉。首級收起。待明天本帥自有區處。就此退班呀。兩邊下

起中慢板 總生番王裝扮鄰善國王上兩侍從隨上 王唱人間世。那一件最為苦况。想起來。

莫甚過弱國。辱王。我鄯善。原本是彈丸孤掌。有匈奴和中國兩便。爭強將我來。作磨心相持。不讓將事齊。還事楚實費商量。那匈奴有雄師鎮臨境上。那漢朝又命將持節招降。無奈何出臨御朝堂之上。啞啞啞。埋位坐。真是左又難。右又難。進又難。退又難。千難萬難。我就啼笑徬徨。呀呀呀。白。孤家鄯善國大王是也。只因國小兵微。介於兩大弱肉強食。岌岌可危。近有漢將班超。率兵前來。令我歸服。惟是匈奴聲勢。更是可畏。左思右想。還是做匈奴奴隸。穩當些些。就此立定政策。等班超上來。拒絕於他。諒他三十六名小卒。也作不出甚麼怪來。若還恃勢凌迫。索性和匈奴欽差商量。剪滅了他。豈不是好着。就是這箇主意。左右伺候著。等孤家延見漢使呀。侍從白。從命。大鑼鼓。起中板。班超武裝上。兩軍士隨上擁。旄踏破賀蘭山。積裏禽生夜。往還鐵嶺草。枯燒喉火黑。河冰滿渡征鞍。立白。今日與鄯善國王約見。左右。軍士白。有。超白。上前通報。軍士白。領命。軍士上前白。哎。天使到。侍從白。奉奏主上。天使臨門了。國王白。待孤出迎。班超入。班超客位。國王主位兩邊坐。國王



白 天使光降。有失遠迎。望祈恕罪。班超冷笑白 唏。這是小事。倒也不妨。國王作驚惶

狀 天天天使。班超白 大王。本帥奉天子命。撫輯百蠻。西域數十國。咸服王靈。恪奉

正朔。大王意下如何呀。國王白 天天天使。這這這箇好好商量罷。班超白 一言而

決。何用商量。國王白 這這這件事。是是極好的。但但但。班超白 但甚麼。請快說呀。

國王作驚惶沈吟狀做手 徐幹捧首級上白 奉元帥命。持虜使頭到來。不免闖入呀。班超

白 說呀。國王白 但但但。班超白 大王。我知到了。你知是夢匈奴公使到來商量。等

我替你請來罷。徐將軍那裏。徐幹入 將首級捧與班超。班超將首級出力置桌上 白 你看匈

奴公使來。國王班超同離位各做手云云 徐幹瀉下。班超白 大王。商量安當不曾。國王不語

作驚惶狀 班超白 快說呀。國王仍不語作驚惶狀 班超白 大王。你不答應。請勿後悔。本帥

告辭了。國王白 天使息怒。待我說來。國王唱 將軍神勇。真無敵。上國威靈。不敢忘。

恨我夜郎空自大。今甘持梃作降王。班超唱 迷途知返。吾何責。誅叛安良。典有

常。既是歸心。天可汗速書降表拜君王。白 大王。你既歸化。快將降表獻來。國

王做手白 無奈何了。作寫表狀

國王唱流沙西漸。守藩封。一統車書。萬里同。泰山為

礪。河為帶。百年長受漢。幘幪。將表呈上

班超取表中立開視 作讀狀

大中華帝國萬歲

外臣鄒善國王廣敬頌。將表付軍士白

大王。從今以後。當恪守藩臣之禮。不得有

變呀。國王白拜天使命。牢記在心。從今以後。永做天朝不侵不叛之臣了。班超白

交涉已畢。就此告辭。國王白

恭送天使。班超白

少禮留步。班超立唱

軍人兼作外交

家樽俎奇功亦足誇。卻笑東鄰好條約。凱旋聲裏亂如麻。超下

國王前步瞻送抹額

汗瀉下

第四幕 上書

起板

班惠常服上 老家人隨上

行臺唱戰士軍前半死。生鶴原延。佇涕縱橫。天河洗甲。

應難定。埋位唱

擬作將軍入塞行。白

小生班惠。自從送二哥出征。轉瞬已經三十

多年。在哥哥軍國事大甯。辭馬革裹屍。在小生骨肉情深。能勿鴿原生感。今欲

上書天子。乞賜凱旋。不免將表文寫將出來。預備呈奏則可。埋位坐起慢板

作寫表

狀唱臣班惠謹上言誠惶誠恐代兄超乞骸骨幸賜優容想臣超奉國旗遄征

異種原想是死沙場爲國全忠仗皇靈軍所至孽夷震悚凌萬難保殘命留待

酬庸臣聞超每戰時先登神勇經百戰蒙十創血濺衣紅呀呀嘆白想起我

二哥在絕域戰場好生危險好生勞苦但這是國民護國的義務我二哥想是

但覺從軍樂不覺得從軍苦哩起慢板唱到今來三十年歲華如矢拋鄉園辭骨

肉迢遞生離計超齡已七十桑榆暮矣視茫茫髮蒼蒼非復壯時精力耗體魄

衰杖而後起雖更欲死王事也恐無時超自言望祖國葱蘢佳氣願生入玉門

關他非所期呀呀作掩淚狀白哎二哥前日有書與我生訣又命姪兒阿勇上

書天子說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我哥哥這種血誠眞眞令人

生感哎哥哥呀怎知道你兄弟在此想你和你一般苦楚也起慢板唱臣竊聞那

蠻夷畏強侮老常狡焉思蠢動野性難牢偷臣超瓜代期遷延不早難保無煽

逆亂上累靡勞轉中板超那時雖有心力難辦到九仞山虧一篑全隳前勞損

國威辱皇靈所關非小臣之愚為大局敢獻芻蕘轉快板願陛下念軍人歸心

似箭願陛下念功臣當賜矜全願陛下念國家前途遼遠願陛下念微臣骨肉

淒然絲綸一片降三殿宣取將軍奏凱旋免教羌笛關山怨換取琵琶馬上絃

那時節國門私第兩開歡迎宴歡迎宴萬里神仙眷這就是微臣私願惟陛下

垂憐呀呀呀離位白表文寫就痛切淋漓等我整備朝衣明日伏奏便了唱正是

晨鷄點點英雄淚啼鴉聲兒女情呀呀呀下

皇帝上兩侍從隨上起中慢板帝唱承先皇將江山命孤執掌十三年勤宵旰日昃不

遑賴軍人汗馬功削平邊壤輔漢家億萬年地久天長循成例出臨軒朝堂之

卜啞啞啞埋位坐大小臣要啓事肅立鵷行呀呀呀白內臣打聽著如有章奏須

速報聞侍從白領旨班惠上唱風迴雁字思親淚日繞龍麟識聖顏呀呀呀白我班

惠代兄上書來到朝門上前求覲呀侍從有請侍從出見班惠白定遠侯班超之

弟班惠見駕侍從白站立聽旨侍從見帝白定遠侯班超之弟班惠見駕帝白宣進

來。侍從白。班惠進。班惠見帝跪拜。白。臣班惠冒昧拜謁。帝白。平身。惠起中立。帝白。賢卿有

何啓奏。班惠白。臣惠有表一通。乞求聖恩。望陛下許臣一言則可。起中板。班惠唱有

兄有兄在遠方。功成身老。懷故鄉。願賜骸骨。還田里。免使功臣作國殤。呀呀呀

作呈表狀。帝受表作讀狀。將表交待從。帝唱。乃兄忠勇為國光。乃弟肫誠動我腸。今日為

卿。願尺詔。免教骨肉久參商。呀呀呀。班惠唱。拜謝主恩。真浩蕩。雨露無私。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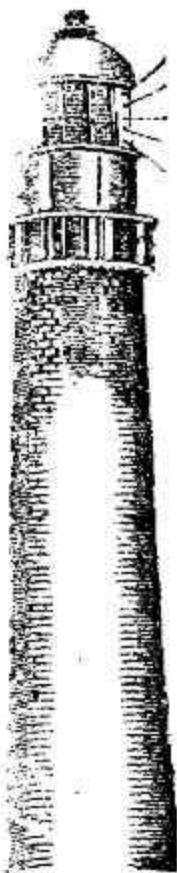
香。從今就把歸期。望私情公義兩堂堂。帝白。賢卿安心。朕當即日降旨。班惠白。叩

謝聖恩。帝白。內臣奉此詔書。前往西域。宣班大將軍還朝。呀。侍從一人白。領旨。下

帝唱。溫綸一紙。酬卿願。零雨三年。亦國恩。班惠唱。指日皇師歸。大漢萬花繚。作凱

旋門。帝白。吩咐退朝。帝下。惠兩旁下。

(未完)



雜錄  
新笑史

一四五

則 猜

某貴族

某貴族。居移氣。養移體。雖無烟癖。而日必午正始起。蓋其夜間則集諸清客劇談。天將明。始就寢。習爲故常者也。此次奉命至聖路易觀賽。前驅某京卿。爲之揄揚於衆華商之前。謂此公如何開通。如何愛國。華商大喜。劇賞數千金。張燈結綵以招待之。將請其演說。至日。日將午。貴族高臥不起。衆華商已延頸渴望矣。京卿恐失信於衆人。且必欲證明彼爲開通之士也。就臥榻前促之。至再三。貴族欠伸揉目含糊而言曰。此輩皆維新黨人。吾不欲往。京卿大恚。而無如何之何。

裴景福

裴景福任南海縣時。值歲暮。官廳中諸寅僚。各嘆卒歲之難。裴亦隨衆附和。或曰。公現署繁劇。當不至是。裴曰。雖似較公等爲優。然所恃以清宿欠者。惟有兩

處房屋可以藉詞發封耳。

試父

某富翁中年無嗣。乃抱一子。撫之如己出。未幾。又自生一子。二子既長。所抱子自知非父所出。恐父或歧視之也。一日他往。別令一人作惶急狀。報其父曰。公長子得暴病。危甚。父聞言。倉皇奔視。見其無恙。乃大快慰。子乃大喜曰。父固未歧視我也。

鐵良

鐵良奉詔南下。抵滬之次日。即往閱製造局。至鑄鐵廠。見廠旁堆積廢鐵。蓋貯以待復鑄者。鐵曰。此廢料。蓋儲于廢料所。廠員對曰。此雖廢料。然一經卑廠復鑄。廢者可新矣。鐵貽愕曰。然則設廢料所何用。既而又曰。蓋以各廠都改作鑄鐵廠。

斐景福保險

裴景福初欲托庇於葡人。既而知澳督將以其仍交華官。乃大悞。或獻一策曰。盍重保人壽險。仍可借外人之勢力。爲抵制計也。裴從之。乃保人壽險三十萬。提解委員至澳。裴之羽黨。嗾保險西人出阻之。委員謂西人曰。裴來保險時。若亦知其既犯事否。曰。知之。曰。知之。何以又爲之保險。曰。吾以此爲生計。烏得不保。曰。若知人之將死。亦爲之保耶。西人強應曰。然。曰。然則吾欲保百萬。可乎。曰。以保費來。無不可者。曰。吾明日當以保費及短鎗至。保券署定。吾即自轟死。若能爲請先畫諾。吾不食言也。西人默然。委員乃提裴去。○右說得自粵人之傳聞。而各報均未載及。確否所不知也。等諸道聽塗說云爾。

## 堂上親供

上海有著爲「官場現形記」者。以小說之體裁。寫官場之鬼蜮。其書近經人翻刻。著者乃控之於會審公堂。據中外日報載此案。中有句云。「問官斷得此書。燬謗官場。歷歷如繪。」夫問官。官也。歷歷如繪。寫真之意也。以官而曰。官場現



新小說 第二年第八號

形記。歷歷如繪。吾敢謂之堂上親供矣。



附錄 小說叢話

一四九

吾嘗自謂平生最好讀小說。然自束髮至今。二十年來所讀中國小說。合筆記、演義、傳奇、彈詞、一切計之。亦不過二百餘種。近時新譯新著小說。亦百餘種。外國小說。吾祇通英法二國之文。他國未及知也。統計自購。及與友人交換者。所見亦不過各三百餘種。所讀美國小說。亦不下二百種。其餘短篇之散見諸雜誌、日報中者。亦數百種。蓋都不過千有餘種耳。夫中外小說。日新月異。浩如烟海。以吾二十年中所覩。僅得此區區者。願欲評隲優劣。判別高下。不其難哉。吾友徐子敬吾。嘗遍讀近時新著新譯各小說。每謂讀中國小說。如遊西式花園。一入門。則園中全景。盡在目前矣。讀外國小說。如遊中國名園。非遍歷其境。不能領畧箇中况味也。蓋以中國小說。往往開宗明義。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來歷。使閱者不必遍讀其書。已能料其事跡之半。而外國小說。則往往一個悶葫蘆。曲曲折折。直須閱至末頁。方能打破也。吾友呂廬子。閱中外小說甚夥。亦

謂外國小說。雖極冗長者。往往一個海底翻身。不至終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國從無此等章法。雖有疑團。數回之後。亦必叙明其故。而使數回以後。另起波瀾。云云。二子之言如此。吾謂此亦但就普通者言之耳。吾輩智力薄弱。囿於見聞。既未能遍搜天下小說而畢讀之。又何敢信口雌黃。妄加褒貶。貽盲人評古之誚。總之。吾國小說。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與外國相角逐。則比例多寡。萬不逮一。至謂無一二絕作。以與他國相頡頏。則豈敢言。中國小說之佳者外國已皆有譯本。他日當必有判別而等第之者。雖然。以吾鄙見所及。則中國小說。不如外國。此外國專指歐美中之文明者而言。以下做此。之處。有數事焉。一曰身分。外國小說中。無論一極下流之人。而舉動一切。身分自在。總不失其國民之資格。中國小說。欲著一人之惡。則酣暢淋漓。不留餘地。一種卑鄙齷齪之狀態。雖鼠竊狗盜所不肯爲者。而學士大夫。轉安之若素。此豈小說家描寫逼真之過歟。要亦士大夫不自愛惜身分。有以使之然也。故他日小說。有改良之日乎。則吾社會必進一步矣。然吾尤望能造時勢之英雄。亟作高尚小

說。以。去。社。會。之。腐。敗。也。蓋。社。會。與。小。說。實。相。爲。因。果。者。也。必。先。有。高。尚。之。社。會。而。後。有。高。尚。之。小。說。亦。必。先。有。高。尚。之。小。說。而。後。有。高。尚。之。社。會。

一曰辱罵。外國小說中。從未見有辱罵之辭。非謂文明國中。能絕口不罵人也。特無形之筆墨者耳。故偶有不能免者。亦諱寫全句。但用首尾二字母而已。例如 (P. . .) 之類。若吾中國小說中。則無論上中下三等社會。舉各自有其罵人之辭。大書特書。恬不爲怪。此亦社會不良之故。然自有小說爲之著述。傳佈而國中肆口謾罵者。乃滋衆。且有故效小說中之口脛者矣。

一曰誨淫。外國風俗極尊重女權。而婦女之教育。亦極發達。殆無一人不能看報閱書者。故男子視女子。幾等諸神明。而一切書中。皆不敢著一穢褻之語。惟恐爲婦女所見也。中國女子。殆視爲男子之普通玩具。品隲羣芳。風流自命者。無論矣。名門弱息。巨室嬌娃之慘遭誣讟。任情顛倒者。更僕難終。淫情浪態。摹寫萬狀。令人不堪卒讀。種種蕩檢踰閑之事。皆由此而生。故識字婦女。相

戒不閱小說。而智慧日錙。其患豈可勝言。嗚呼。後有作者。幸毋覆轍相尋哉。

一曰公德。外國人極重公德。到處不渝。雖至不堪之人。必無敢有心敗壞之者。吾國舊小說界。幾不辨此爲何物。偶有一二人。作一二事。便頌之爲仁人。爲義士矣。

一曰圖畫。外國小說中。圖畫極精。而且極多。往往一短篇中。附圖至十餘幅。中國雖有繡像小說。惜畫法至稚。較之彼用攝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語。近年各大叢報。及「新小說」中之插畫。亦甚美善。特尙未能以圖畫與文字夾雜刊印耳。

此外如官吏之到處騷擾。獄囚之暗無天日。亦吾國小說中之專有品哉。（知新主人）

現在中國女權。漸漸發達。故近時常州某女史。作「鳳雙飛」彈詞。以女子之筆。極寫變童之醜。此亦循環報復之理。然吾竊以爲兩失之。（知新主人）

# 少年目睹之怪現狀

甲

定價四角

卷

乙卷每冊  
已出四角

此社會小說也描寫種種情狀千奇百怪如大禹鑄鼎使讀之者忽然驚忽然怒忽然懼忽然悲怵然于人心之險世路之艱而涉世不敢不慎至其筆墨之神妙令人歎觀止焉此書曾登于新小說今其版權歸本局丙卷以次刊行

總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分售所

上海新民支店及各書坊  
橫濱新國民社  
東京中國書林

# 高等國文讀本

我國文與學相爲表裏非通學故國文爲中學以上最要之科然文字之道繁賾紛紜非示以塗轍未易尋究世所通行各選本非過於高遠則失之蕪雜此編謹依欽定中學章程分五年爲五編每編所錄皆求極合于學者之程度而于文法文體言之最詳辨之最精雖曰讀本而實包有文法書文學史之義蘊學者讀此其於文字之要思過半矣高等學校及師範學校用作讀本皆極適宜  
第一編每冊二角二編二角五分三編二角五分四編二角五分五編每冊四角

## 中學文法教科書

此書共分三部一曰正字學二曰性詞學三曰修辭學  
凡識字造句成章諸法皆備中國師得此教爲講授之  
資師逸功倍可斷言也每部二冊大洋七角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智書局



10410  
36612